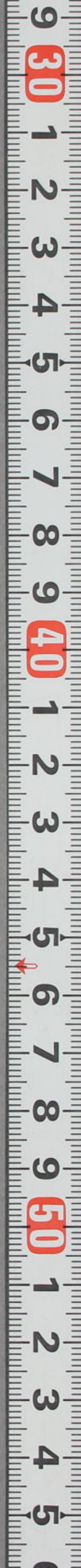


曲園叢書

14
484
61



門
魏 484
卷 61



右台仙館筆記卷六

曲園居士

湖北咸甯有某氏女頗娟好粵寇之亂有賊數人突入其家見女豔之欲劫之去其父母村農也駭癡不曉事謂賊曰吾女已許嫁某村某氏子矣安能從汝賊曰易耳吾往某村殺某氏子則爾女可從我矣父母曰雖殺某氏子亦不汝從賊曰然則并汝二人殺之爾女可從我矣女見事急從容謂父母曰吾父母何老悖如此我得嫁將軍異日爲妃爲后未可知也豈戀此田舍郎哉又謂賊曰我從將軍去父母老悖不足與語父母率女

衣而哭女揮手曰兒此去大好何用悲苦然父母宜即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為父母罪矣言已從賊竟去甫行數里又謂賊曰吾固許嫁某氏子今從將軍去異日某氏必向父母索女且為父母累幸此地距某村近宜往與訣絕賊從之女平時固常至壻家且為其姑所憐愛及是乃徑詣其姑告別且謂之曰舅姑宜即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為舅姑罪矣其姑聞之泣女不顧而行賊欲犯之輒好語之曰我固從汝然須成禮不可苟合行一二日賊又欲犯之女度父母舅姑皆已他徙乃抗聲大罵曰狗奴我良家

女且已許嫁某氏子豈從汝輩犬彘哉賊見其意驟變大駭尚以其貌美不忍殺以甘言勸慰女罵益厲自以頭觸賊刃遂見害此事余大兒婦言之以不記其姓氏為憾余曰是無傷也明史列女傳所載如招遠孝女石門丐婦上海某氏六安女之類皆不詳其姓氏至今何嘗不炳然史策哉

蘇州桃花陽有缸鬻阿慶者

鬻俗字古無之集韻有甄字蒲孟切音膨瓠屬或卽

此多膂力鄉里咸憚之有某甲與之忤慶糾其黨欲毆之甲懼奔告於慶之妻父其妻父曰是不可以理論也汝謹避之而已甲匿數月偶出遇慶於途痛毆之甲憤

且愧歸則吞生鴉片煙而死鄉里莫敢爲一言久之阿慶亦死其子曰二和尚年長矣家亦小康一日自市上晚歸遇甲於塗呼曰汝父殺余余今且殺汝和尚大駭狂奔歸家遂大病述所見家人大具牲醴以祭之久之病始愈踰年又遇諸塗歸又大病家人爲焚紙錢無算久之病亦愈而和尚以久病遂失業家亦落一曰又遇諸塗和尚習見之亦不畏也謂甲曰吾今非昔比矣饗飧不繼生亦無味顧安所得死甲曰何不食生鴉片煙和尚諾之至夜謂家人曰某甲教我以禦貧之計吾從其教已食生鴉片煙矣家人方驚愕而和尚忽跳擲號

呼移時竟死

門人王夢薇言其鄉先達有觀察仲公者微時讀書於蒯氏之園一夜聞池中澎然有聲俄一人推扉入面色微頰巖巖有鬚向公長跪問何人則叩首曰公勿怖我乃鬼也生前爲蒯氏僕失足死池中冥司憐我無罪而死且沈淪三載不求替代將保我爲土地神然仍須陽間貴人一保沃故敬來求公也公笑曰我一介寒儒且陰陽路隔何能爲鬼苦求不已公乃取名紙書一保字付之欣然叩謝而去次日問諸蒯氏果有此僕云後公以編修視學江西攜眷屬乘舟赴任守風泊一山下見

士女往來如蟻問其故曰此山土地神素靈異今值生辰故數十里內咸來瞻拜此年年一盛會也公有子纔十齡聞之欲往乃使數僕負之上山至則笙歌鼎沸百戲襍陳觀者環立如堵牆諸健僕擁公子直至神前公子忽仆口流白沫呼之不應掖之不起僕知于神怒急叩首謝無益眾人曰是非其父母來不可僕急歸述於公公不得已具香燭與夫人登山既至廟中仰瞻神像宛然蒯氏僕也乃曰子非數年以前求吾作保者乎今得志何漠然無故舊情也且孺子無知有何干犯而凌虐至此其平日妄作威福可知余誤保矣言已舉手批

其頰神首應手而墜公子頓蘇眾愕然公爲述其故自是香火遂絕

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蓬頭垢面嬉笑無度其狀類癡人因以爲號也常數日不食或一日而食數日之食冬夏衣一短布衲不易亦不敝畜一黑犬跬步不離每晨必出城登楓橋向西方呼吸良久而返市中果餌鮮菜任意攫食食畢納其餘於袖中凡經其攫食者是日利市三倍故人皆樂之不責直亦從不予直也若強之食則必如直而償或卻之則投其錢而去好與兒童嬉袖中物輒分給之亦有索之而不與者莫測其意也又

能醫人有病者招之輒往或不往則病不治矣有陸某
病療羣醫束手乃延之診治比至已死矣和尚熟視大
笑急索筆書一方云泰山石一片蟠桃仁二十粒扶桑
木一株用黃河水煎服難之和尚又大笑索火焚之以
其灰和茶灌死者口中須臾卽活病若失其醫他人用
藥悉類此皆燒灰和水飲之也一日至日昃不起寺僧
異之窺其戶異香滿室入視則已圓寂矣舁之輕如蟬
翼其所畜黑犬尋亦死

俗謂懸物曰弔湯臨川牡丹亭曲曰高弔起文章鉅公
則明人已然矣因而以縊死爲弔死其字實當爲𠂔玉

篇了部𠂔了切懸物貌了了切其音如鳥與弔略殊
然亦一聲之轉廣韻上聲有鳧字都了切讀如鳥去聲
有鳧字多嘯切讀如弔然則𠂔亦可讀如弔矣相沿旣
久遂莫能改河南省城有所謂老弔爺者縊死鬼也其
人姓張名子和生時以賣布爲業一日負布數匹售之
於市爲賊所竊憤而縊死死後頗著靈異縣中捕役奉
以爲神尊之曰老弔爺爲之立廟凡捕盜賊不得則禱
之輒有應其始惟祥符縣有廟後中牟縣捕役禱而應
因亦立廟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曾宰中牟其長女卽
余長子婦也時尚幼曾往觀之神像高纔二尺許立而

不坐手執雨繖背負布數端宛然一市井中人也祥符
有富民某姓者生一兒雇村婦乳之婦負兒出游俄失
兒所在大索不獲聞於官官命役蹤跡之亦竟杳然役
禱於老弔爺出而有鴉噪於前若相導者因祝之曰爾
果神歟請止鴉卽止又祝之曰爾果神歟請飛鴉卽飛
乃隨之行至城外一處鴉集於地而噪就其地發之則
兒屍存焉斷而爲八矣然莫知爲何人所賊禱於神神
亦不復指示時村婦已去久之復入城言於其主曰殺
兒者卽吾夫也吾夫素無賴頻向我索錢未滿其欲因
促我歸我戀所乳兒未忍言去夫憤怒乘我不覺抱兒

去殺之也於是官逮其夫至訊之如婦言乃論如律婦
誠愚豈懵然不知殺人之必償其命歟殆亦若有使之
者矣

樊和氣湖北咸甯人余大兒婦之再從兒女也其父名
希森以財雄於鄉咸豐二年粵寇至希深全家遷居省
城中俄而賊圍省城時和氣甫十三歲父素所憐愛謂
之曰吾全家無脫理汝年幼可偕僕媪輩逃匿吾止汝
一女無俱死也和氣曰父言誤矣父母止我一女祖父
母不止父一子乎父宐亡去存先人血食一家細弱俱
宐早死免爲父累父乃命我逃匿設不幸落賊手人必

言六
六
曰樊氏女爲賊所得矣此言父豈樂聞哉已而賊圍益急城且旦夕破舉家和藥以待及城陷父將飲之和氣奪其藥去而謂其母曰此母與兒輩所宜服也兒請先母嘗之言已卽舉藥一引而盡曰此藥甘如飴耳諸婦女亦有飲者俄聞賊已封刃且傳僞檄安民矣乃各以藥解之諸婦女皆蘇惟和氣最先飲毒深不可救竟死時倉卒不得棺乃納其屍於櫛中而埋之屋後積灰之下未幾賊至其居舉家分散各不能相顧賊退始先後歸其家男婦數十人皆幸無恙獨和氣死耳因復入城至故所居發積灰求之其櫛固在啟之屍尚未腐面色

如生乃具衣衾改斂之其手足猶可屈伸惟腰閒若有微創蓋先時納屍櫛中誤傷之也然人雖見之慮其母傷悼亦不以告久之和氣見夢於其母曰兒本仙女死仍爲仙今在杏花仙女處甚安樂惟腰閒微覺痛楚亦無大苦母勿念也母覺以語人不解腰痛之故人始以所見告益信夢之非妄矣
大兒婦樊氏言其家庖人治一鼈已以箸夾其頭將斷之忽其尾閒又出一物如頭然庖人詫曰豈此鼈有兩頭歟強納入之復以箸夾其頭頭出而尾閒物亦出庖人大怪之乃曰吾熟爾於釜中看爾有何怪異及熟而

剖之則中有一人焉其狀如老翁鬚眉宛然頭戴風帽
身披氅衣但不見其足耳僕媪輩傳觀之兒婦時尚幼
亦取視焉雖已乾腊尚可把玩或語庖人曰此鼈寶也
生得而畜之則可以盡得天下之寶矣庖人乃大悔
高君者與臨平周氏有連余昔寓臨平屢見之人以其
行七呼爲七先生忘其名矣喜食鱧魚每使其子婦手
治之一日其子婦治一鱧未奏刀而鱗開血溢出詫曰
此鱧有異吾未之見也及熟而進之以其異告勸翁勿
食高殊不之信笑曰魚必有血此何足異竟食之是日
遂死按鱧魚首有七星亦名七星魚道家以雁爲天厭

犬爲地厭鱧爲水厭是爲三厭高君喜食鱧卒以隕命
可不戒歟

蘇州閭門內有屋一區浙人唐氏僦以鬻繒帛余妻昆
弟之子姚穀孫與其事一夕與同業某氏子夜話頗久
覺有飢意乃攜雞卵數枚欲就廚下熟而食之甫出戶
而所執之燭驟滅是屋素著怪異穀孫習之亦不畏也
笑曰豈其鬼歟呼某氏子復以燭來及至廚下而燭又
滅穀孫曰汝能滅之我不能然之歟乃與某氏子各執
一燭且各藏火種此滅則彼然彼滅則此然屢滅屢然
竟煮熟雞卵食之而返又小倉口一屋亦有怪異余嘗

言六
八
僦居之余長子紹萊與女壻許子原同臥一室中夜深不寐偶思得食是日適有祀神之雞雖已啟毛取血未熟也乃就窗外短牆上一小火鑪置鐺於上入雞其中敲石取火束薪蒸而然之兩人皆不習爨烹久之不熟而意亦倦抽薪滅火仍歸就枕俄聞窗外有扇聲又有薪柴爆裂聲慮火未盡滅或致上炎偕出視之則鑪內初無一星之燄而鐺中已鬻然沸矣發而觀焉雞已爛熟可食初不知其所由姑取而飽食竟無他異余謂此必狐魅爲之非鬼也

河南中牟縣民間一女子生而兩目與人異其瞳子旁

有白痕一綫圍之自幼能見神鬼甫能言卽言空中某神人過某仙人過人雖不之信然以某神某仙之名非童穉所能知亦頗異之也五六歲時卽能爲人醫病久之其名大盛延請之者無虛日其治病也不切脈處方隨意以一草一果食之或使人入市買藥物少許所買藥皆人所常用之品且所值不過一二十錢而病人服之無不瘳者一時鬪然以爲神醫然不受謝或以食物遺其父母少則受之多亦不受也自言不能過十八歲如期果無疾而卒其人蓋在道光初年惜談者失其姓氏也

湖北有某媪者乳醫也俗謂之收生婆其始亦與他媪等一日偶於田閒拾得死人手一攜歸供奉之嗣後其術益神凡有召之者或卽時而往或遲之又久而往其至也必適屆其婦產時未嘗早至以待亦未嘗有不及也一入其門卽知所生之爲男爲女百不一爽亦有呼之而不至者則此婦必危矣所至不索重酬然竟以此起家年八十餘而卒其晚年不輕爲人收生有難產者召之猶時爲一往

楚人有梅姓者官於中州其妻將產使人召收生媪媪至見一婦待於中堂服飾甚豔戴花滿頭青媪曰來何遲也人家何等大事汝乃遲滯如此乎媪惶悚謝過乃命入房視產婦而婦產頗不易久之勢甚危殆媪曰事至此恐不可爲諱矣宜請主婦來其家人曰產者卽主婦也吾家安得更更有主婦媪曰待我於堂且責我遲滯者誰歟家人聞之皆大駭異謂無是人媪不信徧索之果無有已而其婦竟卒後有知者曰舊有朱姓居此屋其婦以產難卒據媪所見與朱氏婦形狀相同殆必其鬼矣豈以產難卒者亦如縊鬼溺鬼之求代歟

楊某山西人官於貴州有一妹庶出也妹甫生而所生母死育於其母幼而明慧父母皆奇愛之父臨終謂某

曰必善視此妹母臨終亦謂某曰此女雖非我所生我愛之逾所生汝必善視之某承父母遺意遇此妹甚厚其妻頗賢待小姑亦甚厚女美而且才家中事悉女主持之已而其妻死繼室亦賢仍以內政讓女女年已長矣某擇配良苛凡有求娶者某視之輒曰非吾妹偶也因循久之未得其人而其繼室又死未幾又續娶一婦婦不能如前兩人之賢輒怏怏曰奈何以小姑主家政然不敢公言於其夫女知之乃往往託疾有以家事關白者推以與嫂如是年餘家中事悉決於嫂矣然兄之飲食衣服女尚手自料理嫂意不樂自是家庭間小有

口舌女鬱鬱成疾是時女年幾三十矣某急欲爲擇婿終以未得其人迄無成議某偶于役於外聞女疾甚馳而歸則女已死矣乃撫膺大慟曰吾父遺言謂何吾母遺言謂何吾妹死吾何面目見父母地下乎痛哭歐血未數月亦死余謂此君推父母之遺意以愛其妹可謂孝且弟矣然不能早爲擇婿使有所歸則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所以死之雖以身殉奚益焉惜哉

孟縣貞女不知其姓氏故援明史招遠孝女之例以縣名冠之自幼許嫁某氏子未嫁而某氏子卒貞女年甫十四請於父母欲往父母不許固請不已其叔父曰奈

何吾家有此貞女而不成其志力勸其父母許之遂如夫氏舅姑皆不欲其舅猶以婉言遣之姑則出惡聲焉貞女痛哭不肯反其夫之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婦而不成其志力勸其舅姑留之姑遇貞女虐飢寒不之恤而役之如婢妾冬日手足皸瘃而操作不倦無怨言姑以其勤慎稍憐愛之然役之如故有夫弟纔八九歲女視之猶弟也未幾舅姑相繼死女主家政喪祭皆以禮及服闋夫弟年十六矣女卽爲之娶婦婦至亦頗婉婉女每事必教導之且曰不久當以家政付姊新婦曰我年幼無所知仍當歸媼女曰未亡人數載以來心力

交瘁此後餘生無幾爾夫婦不當代我勞乎自是女稍稍謝去家事日事縫紉一衣一襦皆新作之然悉以布無寸錦尺帛焉旣畢乃歸其母家先是文開一歸甯未暮必反母留之宿辭以舅姑及舅姑死辭以家事又其歸也惟居母所雖兄弟之闕不履也至是乃徧詣其伯叔兄弟留連數日而還其叔父使人遺以紅紬一端傳語曰叔氏問姑娘使得否女大喜受之亦傳語曰敬謝叔父使得使得俗語以可用爲使得亦莫之異也還至夫氏與小郎夫婦言家事甚悉其夜著所製衣襦以叔父所遺紅紬自縊甫就縊卽見其舅姑至又偕一少年

至曰此爾夫也已而又有長老數輩至室中無慮數十人俄而中霤井竈之神悉至社公亦至皆力阻之砰然一聲懸絕於梁女墜於地小郎夫婦聞聲趨至破扉而入見狀大驚急扶女起則已蘇矣夫婦厥角痛哭請毋死女慰之曰我不死矣乃述所見曰神鬼皆阻我我豈得死哉因解衣就寢達旦晏然次日女大治酒食祭其先并中霤井竈一一祭之人問故曰謝其祐也其夕竟縊而死疑已以必死之故祭告鬼神故鬼神亦不復阻之矣年二十有二其叔父遺以紅紬大有王炎午生祭文之意使與死同音使得者死得也於是一縣轟然

歎其貞烈孟縣令實親臨其喪云

江夏朱雲舫敏中元配早死有一子四女繼室以龍氏龍氏女在室時夢有婦人至其前呼之爲妹意若甚暱龍固不識也私計此人何以妹我婦人已若覺之笑曰妹不知歟吾儕姊妹也今有事相託請從我一行乃與偕往房櫳曲折且經由爨室始至一處有嬰兒臥牀上婦撫之而謂女曰此妹之子也宜善視之覺而異焉不以告人夢之次日而朱氏之媒至竟歸於朱成禮踰月始履行其屋由爨室至最後一屋宛如夢所歷入之則前妻所生子及乳媪在焉蓋以正屋方娶新婦故移此

耳女憬然悟夢中所見必前妻也命移兒至已所臥室
撫愛之無異所生後女竟無出前妻子亦善事之
余外姊適周氏者之長女歸嘉興張少渠大令爲繼室
張初娶丁氏生一子一女周旣歸張數月忽夢見一婦
人衣紫色衫向已肅拜曰諸事奉託問夫人何人曰我
丁氏也周頓悟爲張之前妻驚而醒覺帳外如有人蹇
視之則其人猶立牀前果衣紫色衫了了在目周懼而
呼遂不見蓋亦以所生子女爲託也所異者其所著紫
色衫固尚在篋中周亦嘗著之人死而有鬼竄也衣服
猶在豈亦有鬼意者凡物有形質必有精氣鬼固得攝

其精氣以去邪抑或幻作是形以取信於人邪

余家有傭媪何氏天津人言其鄉開一巨家將築室集
人夫治地何媪夫兄之子與焉掘得一銀盆其大如槃
爭欲得之遂致誼閭聞於主人主人曰此我地也地上
地下皆我之物汝曹何與焉眾乃不敢爭主人攜歸權
之重五十兩命匠鎔之而分與治地者人得二兩有奇
何媪夫兄之子亦受所分而歸俄而大病醫療月餘雖
幸不死而所分之銀盡矣何媪每舉此事以戒其儕輩
曰分外之財得之無益勿妄求也

余大兒婦樊氏言其二伯母體弱多病恆在牀褥年四

十九時大病已死矣眾人欲爲具含斂而其子坐牀頭手持其帳不使人得近之有言已死者輒大怒眾人始以孝子哀痛不忍奪之繼以死且竟夕而絞紵衾冒一事未具懼不成禮力勸其子卒不可奪遷延至於旦而死者竟蘇旣蘇命亟焚紙錢以犒輿丁眾其駭異環而問故曰舅姑送吾回也時其舅姑死久矣問其詳乃曰吾頃如夢中至一處舅姑皆在焉棟宇高峻僮奴甚眾舅姑見吾至皆詫曰汝安得遽來此宜速歸吾曰新婦旣來此當奉侍舅姑尚何歸乎舅姑皆不許舅言猶和婉姑色甚厲并操杖逐之曰不去且杖爾舅曰且勿且

勿與姑不知作何語姑乃入房攜藥一丸出命吾吞之曰今可去矣吾徘徊未知所從出聞舅呼陳榮陳榮者故樊氏奴也及至與生前無異舅命陳榮以轎送吾歸吾從陳榮出果有轎乘之而行甫望見家門而昇者遽釋肩啟簾幙呼吾出曰至矣至矣吾自門外行至此甚疲憊今昇者當尚在門外故宜以紙錢犒之也聞其口中尚有藥香數日後其病竟愈眾人因問其子何所見而知爾母不死其子亦不能言也眾曰大病不死其壽殆未可量然至明年又病未幾竟死死而其子亦不復力持之矣乃知往歲實鬼神使之也然死而復生生一

年而復死亦似無謂大兒婦曰吾伯母青年守節五十
歲時親友皆上壽且爲詩文表揚之鬼神殆欲以此稍
酬其苦節歟又言其死時亦頗有異是日天適微雨侍
疾者偶言及之其伯母曰吾宮中不雨也問何謂宮中
曰吾亦不知何宮但覺屋甚高大與常制異且左右侍
者皆宮妝疑非民間閭閻也眾以爲將死妄語耳乃數
年後其母病且死語人曰姑娘至矣所從宮妝女子甚
眾其云姑娘卽謂伯母也初其伯母甚孝頻以食物饋
其母及死家人祕不以告歲時仍饋食物其母老耄竟
不知女之已死也乃瀕死見其女果如所云亦可異矣

余舅氏姚平泉先生瓶山集有悼三女叔蘭詩云易遷
宮裏題名在灑淚遙天隔絳霄自注云夢女來言以節
烈故名列仙籍豈節烈婦女當居易遷宮歟按葛洪枕
中書有云童初之府易遷之宮不言爲婦女所居然舅
氏博極羣書必當有本惜不及一問之也
寶應某氏婦懷孕將產產之前一日其夫適自外至以
洋錢四十授婦婦隨手置之枕邊已而婦生男其夫大
喜次日語婦曰吾夫婦年逾四十今始得子宜大治湯
餅昨日之洋錢何在可仍付我爲兒作三朝婦探枕邊
則無有矣大驚徧索不得計室中無他人惟產兒時有

收生媪坐牀頭必其所廢也召媪問之媪力辯且曰我誠竊歟我當爲雷擊死我不爾竊爾誣我竊則爾所生子不出三日死願明神鑒之某夫婦以媪言切至亦不之疑三口洗兒仍招媪與其事及媪去兒啼不止至暮竟死夫謂婦曰果誣媪矣婦大悔恨抱死兒而哭俄而晦冥雷雨驟至辟歷一聲懷中兒活而媪死於門外洋錢在手其爲媪所廢審矣然尚未知兒死由媪及爲兒易襪襦則一鍼存焉兒臍尚有漬血乃悟媪洗兒時納鍼臍中徐徐入之殺兒以應其誓也媪狡且很如是宐其爲雷所誅哉觀此等事不可謂天道遠也

嘉興朱氏婦錢唐許氏女也婦頗賢淑家人皆憐愛之成婚未久卽大病有鬼附之一男一女乃兄妹也言婦前世爲其兄之妻有憾於其妹誣以不貞兄信之訴其妹妹無以自明縊而死已而兄知其誣也悔之亦縊而死故兄妹同來索命也朱氏盛設酒食以享之爲焚紙錢爲作佛事鬼竟不可或責鬼曰此婦前生不賢今生則固甚賢也汝曹不索其前生之命而索其今生之命何歟鬼曰吾訴之神明展轉申請俟神明見許始來索命故遲至今生也曰然則何不索之於在室之時鬼曰彼在室時不得於其嫂大受磨折此亦神明所以示罰

故我不遽死之也今來汝家乃大安樂我不能再遲矣於是婦極委頓病至月餘無復人狀有一媪者其乳母也憐之每夜必伴婦宿鬼輒批其頰頰腫痛且潰爛乃不敢與同處如是久之婦竟死余家有傭媪舊傭於朱氏實親聞鬼語云

唐西勞氏女許嫁而其夫死遂守貞不嫁長齋奉佛足不及闕外親黨咸歎美之至三十餘歲忽有鬼附其身自言生前爲某氏婦勞女乃其夫兄之子也吾寡居病鼓脹乃誣我爲私孕昌言於族人迫吾嫁吾見偏奪維經而死今來索命耳又謂女曰汝十餘歲時曾病鼓脹

憶之乎此吾所爲也吾寡婦病鼓脹則爲私孕汝室女亦私孕乎汝若嫁人吾必使汝以產難死今汝既不嫁吾仍使汝以鼓脹死後果如其言或謂前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況在來世乃佛言眾生造業有現報有生報有後報生報者今身造業後身受之也後報者第二第三生受之也然則苟種業根必有業報雖於無量世中流轉生死而業結牽纏終不相舍噫亦甚可畏矣又按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以來常屠七生以前曾施辟支一食故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以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以

是言之此女前世之惡既有惡報今生之善仍當有善報但人不得見耳

咸甯人呂某有兩兄極友愛俱前死呂忽夢至一處見堂上列長几二兩兄皆就几上治事薄書堆積似甚茫遽者有一神赤髮頰顏手執筆跳舞於前若俗所畫魁星之像正旁皇閒兩兄已見之曰汝何得來此家中止汝一人矣何得來此乃起至神前若有所訴神始不允兩兄力言之乃首肯兩兄遽麾之出曰汝增壽一紀矣遂寤果踰十二年而卒異哉使非兩兄力言此夢遂不醒歟彼執筆而舞者何神也呂君與樊氏有舊余大兒

婦樊爲余言之余戲曰此必南斗之神也魁爲北斗第一星此神似魁星而赤髮頰顏南方之色也則爲南斗神無疑南斗注生宜呂君之益算也

門下士司馬晴江言其伯曾祖宜亭公諱驤江甯諸生少任俠有膂力曾館於揚州一鹽商家商有聽事頗宏廠而終歲局其戶言有鬼物不可啟公曰試闢之商不可強而後從之公令以大盆實米畫八卦於上是夜公身坐米上手執周易一卷案頭燃巨燭置匕首二夜將半其左楹有聲如裂帛審視之有人長寸許蠕蠕然動搖於楹下寢搖寢長俄長至丈許紅袍烏帽行近案側

燭光驟暗公以匕首指之輒稍卻已而復前指以匕首
卻如初前卻者三乃退至楹下仍縮小至寸許而滅公
以匕首插地識其處還坐米上讀周易終夜不復有見
矣翌日命人就所識處掘之得朱棺一有題字不可辨
商欲焚之公不可令覓地遷葬爲文祭之其宅以安
司馬秀谷鍾乃晴江之伯父也弱冠卽以畫名山水人
物花鳥魚蟲下筆輒有生趣道光中頗見重於公卿間
嘗畫麻姑一幅其母韓宜人愛之遂懸之室中室偏仄
卽懸於臥榻旁下置溺器亦弗留意也俄而韓病鼻衄
血出如注三晝夜不止勢甚危其戚許雲章言北山有

孫明秀者精奇門之術乃卽使許詣孫占問吉凶孫布
式已曰病雖危無傷也病者牀前有神像一幀宜送禪
院供奉則病自愈矣許歸以告僉謂閭閻中無他神像
惟此麻姑懸之已久初無他異且移奉禪院亦非所宜
許曰何不火之乃如其說付之火火燄中有青氣一道
直衝霄漢逾時始散其明日韓病良已

金陵永福庵一老僧曰長齡其俗家在鼓樓北之老菜
市自幼好勇鬪狠與里中無賴子游父母弗能禁曾爲
聘某氏女爲妻堅不欲娶父母強之始成婚合卺之夕
踰牆逃去竟不復歸無何以酬酒殺人亡命於外遂削

髮爲僧後事解潛歸故里住承福庵家人不知也其婦自夫之出亡恆鬱鬱遂成疾久之且死乃語翁姑曰婦病入膏肓無復生理願延僧作佛事資冥福雖死不恨翁姑憐而許之卽爲延承福庵之僧僧至始知卽其子也令還俗不可使與婦見婦取指上羶環擲以與僧曰此汝家聘物仍還汝妾與汝無夫妻情然死守空帷自謂無負於汝妾死後當爲誦大悲懺四十九日又謂舅姑曰請以婦柩停承福庵中不從所請死必爲祟越日竟死舅姑懼其爲祟如所請停柩於庵之西廂閱數月而僧病羸瘦日甚庵中舊傭一人司香火俗呼之曰道

人一夜將半風雨淒淒道人聞西廂門忽啟潛窺之見一少婦循廊下入僧所居室道人疑僧所匿也急奔捉之婦忽不見乃知其非人驚而仆地逾時始蘇遂以告僧且詰其故僧亦不諱言吾婦每夜輒出與吾合吾病固以此也道人曰是不難乃用石工之墨繩於柩上縱橫彈之每一彈柩內輒有聲如裂遂不復出僧疾尋愈及粵寇之亂金陵不守僧去游淮揚閒亂定復返而庵已毀乃住鼓樓之善司廟同治三年尚有人見之年八十矣

木工石工所用之墨綫古謂之繩墨記云繩墨誠陳不

可欺以曲直是也然權衡規矩皆不足辟邪惟木工石
工之墨綫則鬼魅畏之其故何也邪不勝正也管子宙
合篇曰繩扶撥以爲正東晉古文尚書曰木從繩則正
淮南子時則篇曰繩者所以繩萬物也高誘注曰繩正
也鬼魅之畏墨綫畏其正耳慈谿西門外曾有僵尸夜
出爲人害一夕有木匠數人登城隱女牆窺之果見棺
中有僵屍飛出其行如風匠人伺其去遠乃至其處以
墨綫彈棺四周復登城觀其反俄而僵屍還見墨綫痕
不敢入徘徊四顧如有所尋覓者然俄見城上有人踊
躍欲上眾匠急以墨綫彈女牆屍遂不能上相持至天

明仆於地乃其焚之

金陵小倉山後有大悲庵亂後屋宇撓頽惟前殿與後
樓存有吳生者失其名貧且孤館其中日則於殿上授
徒夜則宿於樓其徒皆村童輪流爲執爨庵久無僧師
徒外無他人也樓左右皆山山中固多荒塚每夕陽西
下暮色蒼茫恆見白衣人往來松下吳妄意白者金象
疑有藏金伺之知自一棺中出因託故早散諸徒袖斧
而往乃斧未及棺而棺中白衣人已出則僵屍也大驚
卻走屍從之吳意僵屍不能踰溝走坎科處避之而屍
踰坑越谷如履平地吳窘甚奔還庵門未及掩而屍已

及吳急走上樓而仆明日諸徒咸集而師不出乃入視之將及樓見一白衣人僵立於梯駭而出走告其家於是聞者畢至以長竿縛帚撲之乃倒面如生惟毛髮長寸許眾以稱錘壓其胸懼其復起也登樓視吳則仆於牀前口吐白沫胸閒猶溫以薑湯灌之始蘇詰得其故乃曰君真大幸也意者僵屍艱於登涉踈半夜甫及梯半而天已明陽氣浸盛故僵立不能動耳吳遂導眾至所出之棺眾皆知之曰此某甲之子也往告之甲乃返其屍於棺聚薪蒸而燔之逾數月吳亦物故或問甲爾子何乃衣白甲曰吾夫婦年逾六十止此一子此

子死族中又無可嗣念身後竟無成服者故預以白衣斂之也

鄭和軒江甯人習申韓家言有妾某氏頗有姿首鄭甚嬖之就館睢甯縣攜妾俱往署西齋固多狐妾偶言及之其夜夢一少婦美而豔微有愠色詣榻前責其言語不謹觸犯忌諱曰不薄懲之奚以禁其後以手拂其面微哂而去妾驚寤亦無所苦明日窺鏡則左額上有爪痕五青黑色百計治之不能去心殊怏怏會居停主人解任去鄭亦他就越五年又受睢甯令之聘仍攜妾往居市月復夢前所見少婦視之而笑妾求去其瘢婦笑

日諾及旦爪痕如故也妾陰念既已許我必不我給乃
置淨水一盃於西齋焚香拜禱之三日後取水噴面其
痕果應手而滅

周某者江南督標騎兵也嘗從一武弁至古北口外宿
旅店中其地山深林密地僻人稀每多虎狼日落之後
人無敢出者而周不知也晚飯畢出門便旋久而不返
店中故畜猛犬數頭日以鐵鎖鎖之及夜放犬主人必
徧告諸客勿出戶爲犬噬武弁聞之呼周始知其外出
主人駭曰此何時尚外出歟得勿爲虎所食乎乃悉集
其徒秉炬火持器械往尋之甫出門見周俯臥於地虎

踞坐其股眾皆驚欲擊虎則恐傷周虎忽起立以舌舐
其項眾始擊之虎一躍而去眾昇周入店血淋漓僅一
息存以藥敷之幸不死而自此項後骨外露齧齧如鋸
齒然皮肉不存毛髮不生矣

徐州睢甯縣北門有元武廟相傳建自明時廟久圯僅
存一殿亦無僧也道光丁未夏有鄉間甲乙二老負薪
入市旣售同歸至北門小憩風於城下就地酣眠逾時
甲醒失乙所在而擔纏皆存疑其如廁久之不至遂往
尋之至廟中見殿前有血跡仰視則乙在空中其腹黏
著屋椽初無所維繫而不墜落大驚奔聞於官官至飭

言六
役下其屍眾議以梯升而屍忽墮驗之則胸已洞矣知其上必潛伏怪物發視其竿無所見官無如何姑命甲還告其家時日方午也俄濃雲四合雷聲殷然須臾大雨驟至忽發一迅雷殿上棟折椽崩有黑物從電光中飛去雨即止未幾有自城外來者言距城七里震死一蝙蝠大如牛乃知殺乙者即此物也

咸豐癸丑歲粵寇陷金陵有鄧某者江甯將軍印房吏也自城中逃出而其子陷賊中受偽職鄧不知也其後大軍圍城賊勢窮蹙有自賊中出者以告鄧鄧乃寄書於其子速之出子得書將歷年所得金銀分裝四壘埋

舊所居屋中覆以巨輒暗立標記遂亡歸其父未逾月城復鄧恐子所埋金爲他人得急與其子入城至家見屋宇如故埋金處標記猶存大喜及夜發之則壘固在益喜啟其輒則空矣駭甚俄聞一壘中有聲視之惟鱗魚一尾長二尺許圓徑寸游行其內鄧疑爲金所化出而死之血淋漓無異常魚縣之簷下冀其復化爲金翌日腐矣

金陵南門外有竇村居民百餘家皆竇姓也其地山水環抱林樹茂密望之鬱鬱蔥蔥若有佳氣相傳康熙時有竇叟者精堪輿術爲人擇地罔弗吉其二子屢請於

叟曰大人爲人擇吉壤多矣盍自卜一區爲百年後藏
真之室乎叟曰吾已得之矣請所在笑而不言及叟且
死二子復請叟欲言又止再三叩之乃曰地卽在吾所
居屋中第恐汝曹不能用吾命耳子曰大人命何敢違
叟乃示以穴所在且命之曰吾死後勿用衣衾棺槨穴
地八尺裸吾屍倒植其中首下足上面東向以土覆之
汝曹扁門四十九日過此乃可出若不能用吾命勿用
此地也叟死二子相與謀曰先人命雖如是然裸而倒
植於人子之心安乎乃稍變通之以帛纏屍正立之於
穴中其他悉如父命將及四十九日叟之妻弟自徐州

來視叟詰其門則門不開叩門大呼二子自內以父遺
命告其妻弟大怒曰父死不吾告爾罪一也葬不以禮
爾罪二也且天下豈有葬父如是者爾曹得無有異謀
乎不速啟吾且聞於官二子不得已啟門延其舅入是
夜有氣五采見於其屋上明日大雷雨霹靂破其所葬
之穴二子奔視則叟之屍已化爲龍矣頭角悉備惟兩
目尚閉徧身若蛛網纏之者蓋爲帛所縛也俄迅雷下
擊叟屍糜爛二子尋亦死無後此叟妄冀非分致身後
爲雷所擊其術雖精適以自害矣

楚人某以丞倅官蜀中其所官之地甚瘠苦雖有衙署

相傳有怪物踞之其前任皆僦民屋而居某窮甚無僦屋之資不得已攜一僕居署中其夜不敢寢素善飲酒姑取酒痛飲腰閒懸利刃以自衛至夜半忽有一巨人排闥入勢甚猛視之皚如霜雪某卽拔利刃力斫之鏗然有物墜地其人返奔某大呼追之僕自旁屋聞聲亦出某膽益壯共追至一處而滅以物識之復還入室視所墜何物則血淋漓一臂也乃坐以待旦亦無他異及明視此臂乃銀也大異之至夜所識處掘而視之中埋一銀人但少一臂以所斷臂配之適合荷以歸權之重數千兩

羅大林者上海東鄉羅店鎮人身長而色黑膂力過人性麤疏無所畏自幼以負販爲業欲娶婦苦無資謀於其儕輩時有巨宅一區多怪異入之者輒死有好事者與之約曰汝能宿此一夕當釀錢十萬爲作婚費羅諾之而慮其爽約眾乃書券付之宅主人王姓者聞之喜曰汝果能驅除怪物吾有市上屋三間俾汝納婦弗責值亦書券付之其夕羅搗蒜爲泥和燒酒中飲微醉持巨燭數枝啟鑰而入眾慮其潛出匿他處外鍵其戶羅旣入衰草蔽徑叢篠當門室中塵積寸許惟最後一室潔無纖塵其西偏有牀牀有帳有衾褥葢先時處此者

所遺也羅卽坐帳中以覘其異至二更後忽聞大聲發於戶外一黑人闖然入盤旋室內其面目不甚可辨俄偏近牀前羅突從帳中躍出抱持之黑人不得脫兩手爲所抱又不得舉因對羅吹氣其冷如冰羅側首避之久而頸痛若被刀削者乃強轉其首亦向鬼吹氣鬼亦側首避之已而鬼又吹氣羅又避之相持極久聞雞鳴鬼頓縮小彌縮彌小不復能吹氣矣而其體轉益堅硬羅終挾持不敢釋時其儕輩皆在近處守候天明咸集入視羅則所抱者棺木一段放手倒地朴漉有聲聚薪焚之臭不可近眾壯其膽予之錢屋如所署券此宅之

怪遂絕而羅之頸從此偏側不能正矣其鄉人呼之爲捉鬼羅大

于某海鹽人居西鄉之沈蕩其妻遇婢虐有婢頗慧年十六矣頻捶楚之一日晨起見庭有狗矢怒婢不掃除撻而迫之食婢無如何俯而少嘗焉哭而至河干滌其口忽見一船泊岸有美婦出簪珥袿裳俱極華麗兩婢掖之由步而登顧婢問曰汝是于家女奴歟可傳語主母客至矣急糞除後樓爲我臥室婢以爲信奔回白主甫入門而仆不省人事其主母使人扶入以薑湯灌之良久乃蘇問其故以所見告于後有樓三楹儲什物不

任人間婢言乃入探之未至沙石撲面不能進乃知爲
狐卽使此婢往婢入無他遂登樓見所儲什物已併疊
在旁屋其中爲便坐左爲臥室羅屏繡幕陳設一新美
婦指揮二婢布地衣懸畫燈婢懼欲走婦使坐且語之
曰聞爾主虐遇汝吾甚不平今後復爾必小懲之自此
以後于婦於此婢稍加訶斥輒有人批其頰于婦懼始
善遇諸婢矣月餘婦謂婢曰爲語主人假我洋錢五十
吾有所用之然仍不出汝門無慮假而不歸也婢以告
于于正思一見乃使婢告曰錢非所吝但須面付耳婦
笑曰諾于取洋錢如數至後屋無所見欲登樓將及梯

忽眼前見一臂著淺絳色衫紅袖高擗皓腕呈露帶金
玉條脫錚琮作響手掌紅潤五指纖削如蔥指爪長寸
許于對之心蕩忽聞嬌語曰收到矣速去臂遂不見而
于手中物亦與俱去矣于之女卽於此時見靚妝一少
婦著淺絳色衫年約二十許向之微笑忽失所在婦見
形於其父女異地而同時可異也于有弟婦孀居三年
矣于待之薄其夜忽於枕畔得洋錢如于所失數乃知
其挹彼注此也于亦感悟遂善視之婦居于宅半年忽
謂婢曰今將往蘇州去矣遂絕此光緒四年八月事
海鹽吳鴻吉邑諸生也館于同邑徐氏徐宅頗廣粵寇

之亂曾爲僞王府賊平後白骨纍纍滿空舍中雖遷葬他所猶見怪異吳館其中一二年日形疴瘠咸好怪之問其故輒言無他久之浸改常度日喃喃作昵語于是告之其家人至已不復省識昇之還將召醫治之吳忽告其父曰此無病不須醫也察其音則北人而又女子也父因問曰汝何方鬼魅來此作祟吳仍作女語曰兒生本宦族幼通文翰遭難鬱鬱而死夜臺悽寂與爾子有緣故來相就行且謀百年永好非爲祟也于是知其有所憑百計驅遣不能去家人憤而詈則對詈毆則對毆若與好語則清言娓娓機慧絕倫且喜度曲靡曼

之音聽者蕩魄家人因許以作鬼妻爲之設位因自述爲王姓小字媚儂且言其生年月日甚備然病竟不減一日告家人曰明日日吉辰良當與郎君俱歸矣是日吳竟死聞吳頗謹愿好讀書乃爲淫鬼所殺豈其有夙孽歟

內署出至大堂上非何人之沒階而下將出義門有二人自外趨進力挽之使人曰公去則百萬主靈誰屬乎送入內署遂蘇如一事耳尊樓有文武材餘寇吟中十餘平實功至監司其初至實定也賊毀文之夢樓妻上雖巢窟與士卒司甘苦故兵民悉爲之用與成大

之亂曾為僞王府所手後白骨與泉湖空舍中雖遇葬
 他所猶見怪異吳館其中一二年日形冠瘡其好怪之
 問其故輒言無他久之浸以常度日喃喃作明語于是
 告之其家人至已不復省識身之遺將召醫治之吳
 忽告其父曰此無病不須醫也察其音則北人而又女
 聲也父因問曰汝何方鬼魅來此作祟吳仍作女語曰
 吳竟不聞吳敢驚恐欲驚奪代為道與視豈其音風
 一印書家人曰即日吉氣與富與潤其財觀矣吳日
 為王教小字賦數且言其主平日其辭然誠意不欺
 之音雖著萬與家人因信以非鬼妻為之疑立因自斃



右台仙館筆記卷七

曲園居士

樊君希棣字萼樓湖北咸甯人余長子婦之三兒也官
 貴州貴定縣時大病死而復蘇自言死時初無所苦但
 覺由內署出至大堂上徘徊久之沒階而下將出儀門
 有一叟自外趨進力挽之使入曰公去則百萬生靈誰
 屬乎送入內署遂蘇如一夢耳萼樓有文武材幹宦黔
 中十餘年積功至監司其初至貴定也賊環攻之萼樓
 棲止雉堞閒與士卒同甘苦故兵民悉為之用與賊大
 小百戰身受十數創其後貴定之民皆愛戴之每以公

事至省城輒有數百人從之萼樓止之城外而從入城者猶數十人也至則噪於大府之門曰無奪我好官故令貴定最久雖已擢郡守而其在縣也仍以縣令冠服視事不敢言已遷官也貴定在省城東北九十里當是時大府亦倚以爲重云萼樓忼慷有大志善用兵自言異時天子或有事四夷雖死不敢辭余甚壯之乃年未四十而歿惜哉余本擬爲作傳記存集中因循未果姑撮大凡存之筆記古來忠臣義士恆藉稗官小說以傳不必碑版文章然後照耀四裔也

余炳文字朗齋亦咸甯人於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爲

妻昆弟之子故恆在樊氏司錢弊之出入誠實不苟兼善丹青余長子婦粗知寫生其所教也晚年家居初無病一夕忽夢玉農召之去仍屬以家事時玉農卒久矣覺而語人曰吾其將死歟未幾竟無疾而逝其諸子皆前卒止存一孫闡政支離無醜不備或疑余君長者不應如此大兒婦言其所居之屋雖天日晴和亦覺陰晦其家之索職此故歟然其中子名守鐘字韻笙爲貴州龍里縣知縣頗有政聲賊環攻之固守年餘賊不能破會當去官賊驟至城遂陷民擁之出走已行數十里可脫矣擁持之者稍懈竟乘間奔回城遇賊於途賊亦識

之曰此好官也相戒勿殺乃奪賊刀殺賊數人賊仍不
殺之終赴水死斯人也固循吏及忠義傳中所當兩收
者矣朗齋曾送大兒婦自湖北至蘇州止余春在堂旬
日會余在杭州及還不再宿而朗齋去大兒婦言朗齋
此來欲求余爲其子作傳因恩遽故未能達也余悲其
意牽連書之於此雖齊諧志怪之書不足云野史聊以
副朗齋未言之意而已矣

孫某歸安諸生病且死恍惚閒見有冥隸持牌至牌上
大書提歸安學生員孫某孫曰可不到乎隸曰陰司公
事與陽世異不能倖免也許以重賄亦不可促之行至

一大官府引孫入跪案前神問汝是孫某乎曰然孫因
叩頭詭稱有母年七十餘願增壽一紀養老母神怒曰
汝生平無善行但知放債取重利不減算幸矣望增壽
乎取案頭一冊以硃筆點之投筆碎然悸而覺與家人
言之其夜遂死孫母嘗前死神不以此斥其妄求蓋未
檢冊雖神亦不知也孫有桑田數十畝蠶時以葉貸於
人及新絲出乃收葉錢必數倍於市價神所云重利其
卽此歟

蘇州察院街市居稠密有貝松泉筆店筆頗佳光緒戊
寅歲其店中頻有火患率莫知其所自來一柱在複壁

中俄火發於柱延及於梁一飯籬懸空際忽四旁烈燄
上騰急解繫撲滅之籬不焦灼有學藝者晨起卷臥具
束之已而煙從中出發視則被中泉著燼焉店中至不
敢舉火而火仍不熄一月或四五發鄰人驚擾或曰是
殆狐魅所爲乃卽室中設位以祀之爲患如故有士人
語之曰妖不勝德子宜力行善事庶足以禳之設位以
祀適助其燄無益也主人從其言自矢於神力行善事
撤所設位而火患良已

盛翁紹興之柯橋人幼傭於唐棲宋氏宋有女適姚氏
後宋氏中落不能畜僮僕盛遂從宋女歸姚姚聚族而

居人極眾每夜至三四更尙有出入者故大門常不閉
慮宵小乘閒入乃使盛坐守之盛居姚氏數十年勤於
其事小有所積蓄以宋氏故主貧恒調之後以老病歸
家其子尙留唐棲翁病篤語家人曰吾今日當死矣然
吾子未至吾且待之遲二日其子至翁乃死盛雖小人
頗有行誼宜其生死之際來去自如也

闌胡亦名彈塗海濱小魚也形如鰍長二三寸潮退跳
擲泥塗無慮數千萬頭定海六橫畧人恆捕食之然人
行泥中輒陷必乘泥鰻乃可捕闌胡泥鰻者以板爲之
人坐其中一脚在外以腳推之一推行可數丈其捕闌

胡之法先以竹筒千百徧插泥中乃乘泥鰻東西馳逐
闌胡遇孔必躍入則盡入竹筒矣當粵賊之寇定海也
先至六橫六橫之地分爲八甲有上四甲下四甲之名
下四甲已降賊矣上四甲有王大綏者字博泉籍諸生
一鄉中推重之家有一馬頗良或以語賊賊欲得之一
日下四甲人引賊四人至索馬王不與賊怒拔刀脅之
鄉人咸集賊止四人力不敵殲焉次日賊大至王指麾
鄉人禦之賊舍舟而登悉陷於淖一足起一足又陷王
望見之令鄉人皆乘泥鰻往其行如飛賊無不束手待
斃斃賊無算由是鄉人膽益壯賊屢攻之輒敗於泥鰻

竟不能得六橫後攻定海亦屢失利由先挫於六橫也
夫泥鰻一漁具耳其形製殆如蘇文忠所謂秧馬者當
是時賊勢甚盛浙東西郡縣皆陷而區區海濱之民以
泥鰻勝之不龜手之藥小用之則以泝泝洗而大用之
則以破越豈不信夫

馮夢香孝廉之弟則誠於同治壬申年讀書慈谿縣城
中一日忽傳江西張真人府有使者至城隍廟乃往觀
之果見一使者背負黃袱中有文書取出於神前焚之
以真人府封條封廟門三日於是一縣誼傳不知何事
數日後縣中一吏言之曰此爲遼東某縣事也遼東某

縣有夫婦偕行於路者婦急欲溺不得已溺於路側其夜夫婦皆臥矣有扣戶者夫啟視之久而不返婦亦起出視其夫則腰斷矣人疑婦實殺之聞於官婦極口稱冤官細詰是日曾至何處曾作何事婦悉以告因至所溺處掘地數丈得一棺啟視之面如生官疑焉牒問真人府真人府覆言此鬼爲元朝浙江慈谿縣人以行賈至遼東而死其鬼强悍婦溺適當其棺觸鬼之怒是夜殺其夫者果此鬼也鬼本慈谿人宜移文慈谿城隍治之故使人齋二文至慈谿一焚城隍廟限三日斷此獄故封廟門三日一投慈谿縣故縣吏得知其詳余謂此

事妄也憶袁隨園老人新齊諧中有一事與此相類州縣治地方事萬無因事涉鬼神牒問真人府之理此必道流緣飾舊事以聳動愚民之視聽耳余在吳下每見有人託言真人府法官施送符籙歛錢財此使者亦必其流亞也所齋二文一焚城隍廟所謂限三日斷獄者誰實見之一投慈谿縣縣令亦不過姑妄聽之而已所謂遼東某縣者相距絕遠又誰肯越境而問之乎是所投二文皆可任意爲之無能發其覆者觀其事之不在浙東西且不在與浙鄰近諸省而曰在遼東其用意亦巧矣慈谿之人見其儼然有公牘投縣署必深信不

疑彼乃得肆行其術余書雖志怪然於此等事固不信之也

定海大謝舉有甲乙丙三人兄弟也甲乙皆以撈海蜃

為業門人馮夢香曰海蜃二字見聞中海錯疏今俗稱皆沿之文選海賦注引南越志海岸間頗有水母

東海謂之蛇博物志異魚篇東海有物狀如鱈血名曰

蜃則支微部中字亦丙尚幼好狎弄二兄厭苦之一日

將入海祕不使知而丙已知之先至舟中伏隱處及行

至半途乙語甲曰今日弟不來差安靜矣丙突出曰我

在此相與大笑旋至一處泊舟甲將登岸甫出舟復跌

入舟中乙繼出亦然丙不解其故試出覘之則一巨蛇

相若木桶其色純黑蟠臥沙灘上聞人聲若驚覺者仰

首向天張口噓氣其口分兩岐若剪刀然口中鮮紅如

血俄見蛇身徐引而直蜿蜒自去有風聲從之其行甚

速頃刻遂杳始知兩兄驚仆以此也遂呼曰蛇去矣甲

乙乃蘇亟振舵而還不復操此業或曰丙不去則甲乙

死生未可知丙之去殆有使之者乎

有汪某者習申韓家言其人固長者也夜為冥官治冥

中事三人共之皆服木朝衣冠其中坐者帽頂以珊瑚

珣汪則坐其左一夕有女鬼披髮號哭持狀呈於中坐

者中坐者命持至汪前汪閱之所訟即汪也先是汪在

某縣幕有女子爲人調戲而自盡者調戲之人例得死罪汪改易其爰書中一字而罪人減一等免死故女鬼訟之汪以其事涉已仍使呈中坐者中坐者與鬼語良久鬼大笑而去汪不知爲何語也及明日某縣以重修縣志請汪秉筆汪乃悟鬼笑之故因爲此女立傳備言其本末載入縣志

丹徒張氏望族也相傳其先世有某甫者至金陵應鄉試所寓屋租價甚廉而室中塵積寸許同寓之友疑其不吉去之張以其價廉留焉宿於樓下至夜半聞樓梯有步履聲伺之見有二人衣服藍縷顏色慘淡一捉壺

一執扇由梯而下至中庭而立張懼甚欲呼其僮僕忽又有一人頭戴白布高帽手持綠油繖語二人曰新科解元在此爾等速去言已三人者皆不見明日詢之鄰人知此樓故有縊死鬼時出爲祟也張居此竟無恙是科果以第一人中式次年成進士以知縣終

鎮江柳某攜其一弟二子至金壇應歲試以試院左右屋價甚昂乃於僻地租屋數椽而居之屋在深巷中每夜時聞鬼聲飄飄然頗厭苦之謀逐鬼柳某曰吾能誦鐵口經以召諸鬼俟諸鬼畢集二子立巷口阻其出路吾弟在內持帚向空奮擊必可痛懲之庶此後鬼不敢

至也眾曰諾是夕陳設如儀柳高坐誦呪以召鬼二子
分守前後巷口弟持帚奮擊柳又鳴鑿以助之鬼聲至
巷口輒回如是久之其長子呼其叔曰叔憊矣且來守
此巷口我代叔擊鬼叔往立未定忽仆於地若爲人推
倒者蓋鬼已奔去矣後二子皆成進士其叔以明經終
或曰鬼殆以其可輕而侮之歟余曰不然鬼之畏人畏
其鎮定耳一移足則氣不固矣敵之至也攻其瑕病之
來也乘其虛皆此理也余同年丁濂甫紹周自言少時
曾戲學緇流施放燄口祇習召請之文未得退送之訣
鬼聚其室燈光如豆濂甫置之不問擁被而眠但聞啾

啾之聲達旦始寂竟無他異此則由濂甫根柢深厚故
鬼不得而侮之否則未有不爲所困者矣
濂甫又言道光辛丑歲入都會試繞道走徐州投宿旅
店店中人滿主人導至後屋中掃榻布席將就偃息俄
聞有臭氣甚惡周觀四壁無所見以燭照牀下則一屍
存焉兩手兩足以四巨釘釘於牀版濂甫噤不敢聲危
坐達旦束裝而去此必孤客挾重貲爲所戕害者使見
之而驚呼必且身罹其害危險之中鎮定如此其膽其
識均足多也

鎮江甘露寺一巨刹也嘉慶間長白策公守是郡不信

佛法一日至寺寺僧與之暢談內典并侈陳福田利益
公曰佛法深微固難遽喻至如慈雲甘露普拯幽冥則
宜實有徵應明日煩吾師施放燄口吾親臨觀覽必有
所見方釋吾疑不然則是師之慧力未足洞徹幽明當
別選高僧拄持此寺僧唯唯謀於其徒有小沙彌頗狡
獪謂主僧曰市有丐者二人形容如鬼俟召孤魂時使
之踉蹌庭中自東而西太守遠觀必以爲鬼也主僧從
之乃與丐約每人予之錢二百使僞爲鬼以欺太守孰
意次日日未暮太守使人封閉三門丐不得入羣僧無
如何晚閒姑循照常儀登壇施食果有人影往來庭廡

僧疑三門封閉丐不知以何術而來乃太守則聳然異
之布施優渥頂禮而去次日僧持錢往酬丐則已僵斃
道旁矣始悟昨暮來者丐之鬼也因使人瘞之
鎮江鄒氏在乾嘉閒頗稱殷富其第宅寬大四旁小屋
空者居多一日有傭工縊死其中鄒氏不知也會其家
作佛事至夜施放燄口緇流正在壇上誦經忽陰風大
起滿堂燈燭暗淡無光羣僧惶駭皆逃入廊屋惟主僧
曰希聖者仍危坐不動口中默念不知是何神呪良久
燈燭復明羣僧亦集佛事畢希聖語主人曰今日事頗
怪異檀越宜各處檢尋有無他故次日尋至空屋始知

傭工縊死已數日矣

丹徒有沈某者工舉業而家甚貧無所得食乃爲人作
訟牒一夕夢其父痛責之始輟不作其後舉於鄉成進
士以知縣分發河南十餘年後宦成而歸橐中頗豐至
歲除日夜將半矣其妻聞聽事前似有人聚語乃自門
隙窺之見古衣冠者數人列坐堂上一人曰沈某不義
之財宜付之一炬一人曰此似過重絕其嗣可也一人
曰沈某作縣令聽斷尙無枉撓絕嗣亦太過但當散其
財耳其妻悚然而入後其家果日貧
揚州包某酷信扶箕之術懋遷有無悉決之於箕久之

家大富一日箕仙告之曰某日揚州有水災汝宜早爲
計勿及於難包疑信參半然念時屆秋初正淮水盛漲
之時且箕仙靈異素著當不吾欺乃先期具舟託言有
事於鎮江載眷屬俱去是日天氣陰晦大雨如注甫出
瓜步江中風浪大作波濤汹涌幾瀕於危幸而至於京
口雨霽風亦稍止次日探問維揚消息則並無水災城
中安堵如故數日後仍移家而歸叩問箕仙盤中大書
曰是日江中風浪可怕否殆以其屢瀆故戲之也

京口有蔡姓者其妻張氏病中見一鬼來索命言前世
冤讐今日既遇必不相捨蔡因具牒訴於城隍神張見

有冥隸持票來捉鬼去俄又有一隸來拉張俱去張遂昏然若死者二日而蘇語其夫曰不可爲矣我至冥中與鬼對質彼直而我曲神不吾祐也翌日果死揚州有某翁者以禺莢起家爲諸商領袖家中巨富年亦逾六十矣偶乘肩輿過鈔關義渡值漕艘連檣來風帆甚猛頃刻而至渡舟幾爲衝覆同舟之人惶怖號呼翁坐輿中亦甚驚懼有一輿夫在旁見輿中所坐竟非翁也青面赤髮目大如雞卵齒齷齪出唇外若廟中所塑鬼判者然大驚不敢言俄頃之間乃復其故舟亦不覆此翁以驚懼故神出於舍見此怪狀殆亦魔君轉世

者歟

史蘭奇海甯之硤石鎮人無子有一女名大姑年二十未許嫁同治甲戌歲史患痢疾甚劇諸醫束手同里有戴生者善扶箕之術乃使求方於仙仙判用大黃四兩僉疑不可用請易之又判用猪脾一具實以糯米及蓮實芡實煮爛食之大姑素慧見仙方如此歎曰吾父病必不起矣其夜戴生在家忽箕筆自搖動若欲書者大驚試扶之則疾書曰此地竟有此大好事邪史女大姑以身代父其孝可嘉惜其父祿已盡不能延也上帝憫之賜其嗣子成名又錄大姑爲泰山侍書羽葆導引從

此經過猶未遠也眾方驚詫忽聞香氣酷烈且隱隱有
音樂聲戴與史相距里許乃走問史氏史氏猶不知大
姑已死也急入視之則大姑臥牀上其體已冰推尋死
狀蓋服生鴉片煙而死也次日史病小愈越十四日竟
死既服闋其所嗣子補博士弟子員所謂賜嗣子成名
者信矣則大姑之爲泰山侍書亦必不妄也余雅不信
扶箕之術然如此等事雖近無稽而有足勸孝裨官小
說何妨妄言而妄聽哉扶箕或謂之扶乩余按夷堅志
沈承務紫姑一條云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
見之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據此

則當作扶箕爲是

離硤石十餘里地名長阡有王翁者人頗長厚一子弱
冠應童子試矣爲之娶婦甫娶而婦死續聘某氏女未
娶而女又死其子旋發狂疾翁亦久病乃問於箕仙仙
判云此夙孽也爾前生陳姓家巨富有范生者寒士也
負爾百金爾索之急范縊死妻徇夫死子失母亦死其
家遂絕范訟之冥司冥司以爲負債必償索非無理但
陰律首在問心范生本有償意而陳操之過急致范生
一家三命同時而死情殊可憫陳本素封此金爲數無
多在陳不足爲得失乃銖錙必較爲富不仁其情又甚

可惡故判今生以一子兩子婦償其三命亦使絕後所以報也惟念今生尙不失爲長者倘能力行善事或尙可挽回王翁乃矢於神願力行善事且誦高王經滿萬徧復叩問箕仙曰冥司嘉爾善念令范生寬二十年限俟爾子生子再償范命矣已而子病果愈

劉雲椒孝廉廷杰直隸通州人道光戊子科舉人中年不得志放浪詩酒以卒仁和許信臣中丞乃釗宛平史叔平觀察致康其同年中最契合者也死後附箕仙降於許氏成詩文數百言酷肖其生前所爲中丞愕然曰君是雲椒歟何以至是曰然廷杰死三日矣以赴狀未

至故君未知也前身本紫府吏今世無大罪惡一詣城隍司不復拘束因念君故一來耳又一日復附箕言妻孥熒苦諸君存恤之甚善聞叔平有卵翼孤兒之意尤可感也時叔平方謁選京師得雲椒凶問念其子尙幼恐以貧廢學欲挈之至官甫起是念未以告人而鬼神於數千里外已預知之亦可異矣

杭州艮山門外有地曰橫塘其地有明兵部尙書胡端敏公祠肇自明季至 國朝二百餘年列入祀典春秋致祭粵寇之亂胡氏子姓凋零祠亦毀於兵火余門下士高海垞鵬年與胡氏有連議復之乃糾合仁和錢唐

兩縣紳士具呈請於大府時楊石泉中丞爲浙撫以亂後無可稽考咨詢閩浙總督衙門展轉年餘始於同治十三年二月復建胡端敏公祠由杭州府遣官致祭悉如故事祭後三日海壇忽夢有古衣冠者向之拱手胡氏後人於是夕同得此夢者十人而九是公之靈爽猶未泯也公名世甯字永清宏治六年進士正德中官江西副使忤宸濠得罪戍遼東宸濠誅復起至兵部尙書太子太保明史有傳

仁和魏芸閣士龍余甲辰鄉榜同年也魏爲是科解元其歲年已六十矣生平邃於經史而旁通禪學每日晨

起必先誦金剛經一遍寒暑不輟道光庚戌歲年六十有六憑几誦經端坐而逝右手猶作展卷之狀卒後有傳其爲神者其門人蔡小西孝廉祖武爲龍游校官一夕夢入公廨中見魏與項偁先生並坐於上旁列小几蔡至爲之起且曰君來大好此閒案牘甚繁可分勞也其時蔡尙無恙越三日卽逝項先生名名達亦仁和人嘉慶丙子科舉人先通奉公同年也

仁和魏條三農部大綱儻居宣武門外厯有年所矣道光二十年忽來一狐仙不見形狀但在空中與人言語自稱姓名曰胡美髯頗解詩與農部倡和甚歡其詩皆

書片紙從空飛下詩句清新書法亦遒勁一時傳爲美譚有術士過其門曰此室有妖氣請爲驅除農部不之信術者歎息而去未幾都中大疫農部與三子俱死殆所謂妖孽者歟

杭城孫同伯諸生也元聘施氏未娶而卒光緒五年復聘同里某氏女婚有日矣孫忽得疾施氏之鬼附其體而言將與孫俱去孫父母苦求之許迎其柩以葬且立主耐家廟皆不可俄而孫竟卒此鬼何強悍如此或亦孫之數當盡歟

道光十五年杭城大疫死者甚眾市中棺槨爲之一空

武林門外有地名倉基其地有金姓者於前一年除夕聞門外有鬼聲俄又聞若有人言此家有節婦及元旦開門則見牆上畫一大紅圈異之然亦謂是兒童輩所爲耳及夏閒疫盛鄰比諸家無一免者而金姓獨無恙始悟除夕紅圈乃鬼神爲之以識別也節婦姓錢氏爲金子梅都轉之伯母時守節已三十餘年矣余門下士高海垞乃節婦之外孫爲余言之

海垞又言錢唐黃成甫茂才維城博學工詩文年三十餘而卒平生著作零落無存同治十二年仁和鍾雨辰殿撰將編詩話致書海垞託爲蒐羅海垞與黃君有舊

言一
編搜其詩不得耿耿於心一夕忽夢黃君來次日即於
舊帙中得其七律一首且駭且喜錄寄兩辰并述其夢
文士名心至死不泯亦可悲也昔顧俠君選元詩竣見
古衣冠者數百人來謝當非僮語矣

錢唐有貝翁者少有膂力素以意氣自負一日自城外
被酒夜歸憩於白蠟橋下瞥見一婦人趨過覺有異尾
之行抵一村舍婦忽不見叩門入則其家止婦姑二人
是夜適反唇因使視其婦已扃戶雖經矣亟解縣救之
得不死感翁高義以夜深止之宿翁以其家無男子不
可遂攜燈獨行俄寒風自後來林葉皆簌簌落翁知爲

鬼不之顧鬼忽作聲若相詈者翁怒返擊之鬼乃退及
翁行又詈如初翁益怒窮追不已復至於橋下而鷄聲
四起東方白矣

仁和鍾古春明經鳳書生平頗多善行咸豐辛酉歲杭
城再陷死之其二子皆陷於賊次子登甫孝廉世培時
年甫十二爲賊所脅已出城十餘里賊以其年幼力弱
棄之於途是夜宿郵亭中若有人推其背曰速行速行
登甫驚起而昏黑不辨南北其前隱隱有燈光遂從之
行天明至北新關其地有吳姓者知其爲明經之子收
養於家亂定後於光緒元年中式副榜次年登賢書杭

言一
之人咸歎善人之有後也
杭有高君者勇於爲善其少壯時已不殺生晚年并斷
葷血然不奉佛而好言養生能辟穀數日不飢年八十
餘無疾而逝有友人客於成都一日忽遇高於途驚曰
君高年來此何爲時其友適將旋里因約與偕高曰我
尙思游峨嵋山君其先歸有扇一握麈尾一柄煩君攜
至我家并爲傳語兒曹我此來安好勿念也其友抵家
訪之則高死五月矣成都相見之日卽其死日一扇一
麈尾皆殉葬物也此事載高氏家譜予門下士高海垞
其族孫也爲余言之

同治八年五月蘇城大風民間所懸衣服

俗字然香山詩云中庭

懸服玩則此字唐已有之

皆隨風而起飛舞滿天有墮十里外者蘇

俗率以稻稈爲薪十餘斤爲一束有陸氏積薪於庭亦
被吹去愈上愈高望之若止三四寸者移時不見余門
人王夢薇廷鼎時居護龍街忽墮一竹筐筐外書某年
某月琴川黃氏置葢常熟人家物也距蘇已七十餘里
矣

夢薇又言其家舊住平望鎮柘湖之濱門前多古樹最
古者一槐已二百年矣一日大雷雨槐爲迅雷所擊分
而爲二雷所劈處有煙燄上騰越日乃止鄰比聚觀並

無他異惟於樹根下掘得黃脂斗許大小不等而皆堅
凝如石椎而碎之又甚黏膩世稱茯苓琥珀生於松下
豬零生於楓下此或其類歟惜不知何名亦未詳所用
也

壽昌多山故多虎豹有童姓者居於眉林其家畜一母
豬甚大一歲生子十餘內有一頭短頰修尾與凡豕絕
異數日頓長大食倍他豕童老惡之屏勿使食欲使自
斃其鄰叟曰此豕淺毛被體粗具文理狀頗彪炳得毋
虎豹之屬歟童老曰若然亟當殺之爲虺弗摧爲蛇柰
何磨刀霍霍親赴豕豎豕忽突出追之不及入於山中

數月後有一豹徑詣童氏入其舊闌若甚馴擾羣豕見
之狗然驚走豹徘徊良久乃去嗣後月或數至且與他
豹及虎俱來出入村舍遇人不噬然村中人甚厭苦之
聚眾驅逐如是數次乃不復來

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
州歸途遇少年求載同舟者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藍縷
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
惜此一席之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
年顧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驥今行將分手頗思稍
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願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

中饅頭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辦也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臥處蒙被而臥眾呼之曰毋擾清夢眾曰吾曹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若是頃方起餽裹餽耳臥如故久之覺熱氣縷縷自其被中出眾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累累者皆是也眾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爲贈視之自玉山起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爲代雇此則各牙郎之票據也李

怪問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不必探囊拊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齎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豪未取且爲君代雇舟車以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皆取之諸客何謝焉李曰相距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况數百里內直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閒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囊中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爲術士所算也遂別李而去李持票據示身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盜亦有道斯之謂與

門人漢陽鄔梅仙言其家好爲扶箕之戲名其壇曰駐
雲壇有明五先生者屢降是壇自言乃元時濟州一狐
也少年時曾盡某氏女爲雷神追擊幾殆其後潛修二
百餘年始挂名仙籍又言修仙之道其過莫大於犯淫
其功莫重於惜命故二百年來惟以惜命爲事雖一草
一木有生意者均不忍攀折也叩以休咎多不答喜談
詩及古事如云宸濠脅有肉鱗王陽明體順而黑皆世
所不知也或問先生何不以狐爲諱曰由狐而仙譬如
白屋中出公卿方以爲榮何諱之有

臨平有某氏嫠婦獨居悲花庵中長齋奉佛有年矣畜

一貓亦不食葷血每食飼以白飯一盂上置豆腐一方
呼而戒之曰貓爾其省穢而食之貓噉然若有知者先
食白飯飯盡乃食豆腐日日如是余外姊適周氏者之
女實親見之余長女聞而笑曰此婦所修未知何如此
貓必成正果矣

有某氏者崇於狐延道士驅之道士星冠象簡伏而拜
表兩童子執劍侍乃道士未起而童子忽失所在俄聞
有聲出自甕視之則二童在焉甕固不甚大不知何以
能容二童子而二童子又何從入甕也其議破而出之
一椎甫擊而童子在甕中呼痛於是道士術窮不得已

言十
三
禱於狐聞空中語曰既爾知罪可避去我出童子乃各
避他所而童子出矣籜初不破亦不知其何以出也
余前記慈谿小靈峯關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
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
女從母至小靈峯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爲妻
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褻
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
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爲門戶羞立逼女
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
也必殺女女知不免泣曰吾爲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

懷任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死屍逆流達於廟前
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其家失
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兄憤怒至廟中批
神頰無算又以指爪碎其脯靈峯人聞其事乃塑女像
稱曰夫人至今媮婦輒禱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爲夫
人生日紅裙綠鬢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
塑癢瘡如初

杭有徐翁者家於清波門之水溝巷每歲暮祀神必以
彘首一鷄一魚一俗所謂三牲也既撤輒失之初疑奴
輩所竊又疑貓犬食之然無全失之理又不應歲歲如

是一歲祀神畢徐翁親以筠筐盛之而縣之於梁自設
臥榻於側臥而偵之人定後忽有瓦甃聲出自廚下無
何一人于于然來頭角嶄然若廟中所塑牛頭之狀以
頭戴筐而去翁徐起跡之則至廚下而沒乃以物識其
處明日集家人掘之不數尺見有階級徐翁疑其中有
窖藏之物自入視之階盡忽隱隱有光曲折而進屋宇
儼然漆燈熒熒未滅光益從此出也又進則有朱棺一
具巨綆懸之明器之屬羅列左右徐取其銅爵一藏之
懷中尙徘徊其間冀有所得忽左室門闕牛頭人自其
內出徐駭極而奔牛頭人亦從之及階而止眾援翁出

卽以土揜之顧視翁色若死灰汗猶滂沱也探懷中出
銅爵古色黝然以插花無不活且能結實洵非近代物
也此必唐宋人古墓但牛頭人不知何怪周官方相氏
職曰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敵方良此牛頭人其諸所
謂方良與

張某紹興人攜妻子至杭賃屋而居其妻自是多病張
疑其不服水土使醫治之一夕忽作杭音語張曰此老
婦之屋汝何得居此張知有異以屋券示之曰我所賃
也曰屋雖汝賃然其下我藏有金銀今爾居此或盜我
財柰何張聞其語豔之乃曰爾附我妻而言必爲泉下

人矣金銀皆人間所用之物爾無用焉苦守奚爲不如指以示我我得爾財爲爾廣作佛事則彼此均有利益不然葬藏地下雖至百年不獲其用甚無謂也曰汝言亦有理但須以汝子爲我子我始以所藏付之張欣然呼其子至拜於牀下其妻撫摩者再仍作杭語曰所藏卽在牀下如言掘之得一壘緘封甚密發之惟洋錢三枚簪環數事而已以告則曰老婦耄而善忘固不在此當在戶限下耳復掘之得二壘一則滿盛清水一則貯鐵釘無數已生鏽矣又以告其妻作杭音嗷嗷不已謂乾沒其所藏金張無如何盡以前所得者易紙錢焚之

擾如故乃別賃屋而遷居焉其妻之病始瘳
鄔梅仙言其友金某者死後憑其家女奴而哭告其母曰兒壽不止此特死於庸醫耳陰律凡壽未盡者必置之枉死城中陰風冷霧慘不可言幸爲兒多焚紙錢庶可買他鬼白代問或爲主者所覺奈何曰每日以洋錢六枚賂主者卽無事矣他鬼亦主者所顧募也問冥中亦有洋錢乎曰陽世之物冥中皆有之但多焚紙錢一可致也其母許之女奴乃蘇問之茫然也
海鹽西門外有吳姓者饒於貲一婢名秋華年二十矣頗有姿首光緒己卯歲四月中忽有美丈夫據而淫之

既乃謂婢曰爲我告爾主明日掃除後屋以待屋中什物好爲陳設儻有不備或備而不華美禍且立至婢告其主母於是一家盡知之吳翁以爲妄不之信次日午後有肩輿入其門至中庭而止輿丁啟其簾則虛無人也驚曰吾在東門外有少年賃吾輿令舁至爾家今安在歟豈其鬼也因述其人年二十餘衣羅衫手執扇采麗都聽其語爲冠蓋中人非本地鄉音也翁知有異入內探問則婢已失所在翁室中有牀一具金鈎翠幔頗極富麗亦轉瞬失之因覘之後屋則沙石飛擊人不能近有頃婢自內出傳少年之語屬主人喚傳婢一人

爲之上頭又須備盛饌一席次者兩席又須青蚨四貫以備賞犒不從其言且火爾屋翁懼如言備之而家中衣服器皿其佳者悉被攝去雖什襲深藏亦不得免明日婢又傳言須循俗例餽女三日酒食之外宜有裸戲侑觴一日爲十番鼓二日爲口技三日爲盲女彈詞亦曲從之有好事者請入視新婦亦不之拒但見婢盛飾坐牀頭房中紙醉金迷五色眩目餘無所見嗣是每日必有所需閒數日輒一出出必輿輿者但聞其語不見其形也吳翁苦之將使人走江西訴於真人府一日少年忽謂婢曰我今且去矣室中物具在汝苟念伉儷情

一月之內慎勿移動一月不至則永訣矣言已而去吳翁即時移其物於他所呼婢出嫁之其後竟不復至海甯硤石鎮之南有地曰大虹村其地有吳姓者本農家子也後以水旱荒其田棄而逐什一之利久之家稍裕遂服賈於外恆數月不歸其妻陳氏雖農女而頗有姿鄰里諸少年皆豔之然陳貞潔自守無可乘也有小姑色僅中人而愁眉齟齬作諸媚態惑之者頗眾性狡工讒常於母前短其嫂母信之故陳恆鬱鬱久之成疾每疾發心輒大痛四體如冰終日不煖惟夜臥則痛止而體亦溫 and 心異之一夕睡醒覺有人並枕臥大駭推

枕而起則杳矣惶怖無措解帶欲自經忽見少女向之歛衽笑而言曰姊何鹵莽以儂爲男子歟陳問卿人邪鬼也女曰儂非人非鬼實則狐耳已爲姊按摩四夕矣再如是三夕病卽全愈陳見其修眉秀頰笑鬢嫣然甚愛之與俱坐問所自來曰儂亦吳姓小字細細舊住海甯潮神宮今宮圯故一家俱他徙儂與姊有緣來相伴耳自是女不去惟陳得見之小姑聞嫂與人絮語疑有所私告其母母怒執梃而往先於窗隙窺之陳獨坐燈下方縫紉故衣寂無他人母以女誑已也將還問之至其室則見女正與鄰子狎狀甚褻母憤甚奔入奮梃撻

之鄰子尙抱持女不釋女號呼母恐聲聞於外忍怒走出女哭罵終夕罔測其故蓋女雖與鄰子私是夕固獨宿也細細幻形以挫辱之耳然自此百口莫辨矣居月餘細細忽辭陳去曰明日郎君至矣明日吳果至陳爲述其事吳欲一見陳曰渠約一月復來且俟其來謀之及而月陳方獨坐而細細至握手笑語如故陳述其夫求見意不可再三言之乃許於道旁一見戒勿萌他念若惡作劇則與姊從此絕矣陳謹諾之其日吳自外歸忽見道旁大樹杈極中坐一女郎衣淺碧色衫淡墨色裙羅襪錦鞵纖不盈握對吳微笑百媚橫生吳大喜趨

而前將緣樹而上忽飛塵眯目痛不可啟掩面而歸爲妻白其故陳方咎吳狂妄忽聞空中語曰與姊從此絕矣聆其音細細也陳拉吳俱跪叩頭謝罪泣而留之曰緣定不能強也明年二月尙可一見言已寂然是時爲咸豐己未八月至庚申二月杭城陷鄉間盜賊公行吳外出未返陳已有孕其鄰村有某甲者素無行且習邪術恆取孕婦胎以爲藥久聞陳美且知其孕白晝將三人入其室思姦之而墮其胎陳駭欲死忽皆反奔而出跪而自投又以手自批其頰頰盡腫口流血鄰里聚觀甲等誓從此不敢犯陳且願保衛吳氏使不受他害眾

亦爲代求始得扶攜而起歸各大病數月後遂斂戢是
夜陳夢細細來曰今日之事我救姊也上帝以我好善
而貞命爲碧霞宮侍書從此真與姊絕矣
咸豐乙卯科浙江鄉試頭場有紹興某生於卷上大書
一絕云繡鞋踏徧幾回尋相會當年未了因記否紅欄
明月夜樓頭偷占一枝春人詢其故搖首不言至初十
日黎明繳卷而出余門人高海垞與同坐一號先一日
相與論文極相契合其三藝皆已脫稟讀之甚佳乃夜
閒忽有此異是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諸書言科場
果報事類此者極多此則海垞實親見之

仁和高君桂山與其兄嘯蘿讀書西湖之葛林園其鄰
爲梁文莊公祠祠中有棺數十具皆他姓所寄也一夕
聞外有吟哦聲啟視無人閉戶雨聲又作乃笑曰如有
吟魂盍來相見久之杳然隔數夕又聞之其聲自西南
來浸至窗外審聽之則嗟歎之聲非吟哦也俄而闐然
一聲其門自啟二人驚顧以爲鬼來然實無所見及臥
夢見一叟曰我粵東錢某老諸生也以謀食來浙死於
此明日斷橋堍下有著青布衣者吾子也吾棺停梁家
祠內東廊下煩兩君指示之二人寤述所夢皆同相與
愕然次日至白隄伺之未至斷橋果有一人來如夢所

言迎問之曰爾姓錢乎其人驚問何以知我乃告以夢其人果訪尋父柩者也導至梁公祠指示所在并厚贈之使歸

黃桂圃培榮浙之會稽人道光末官湖北武昌府同知咸豐二年粵寇至鄂城陷桂圃衣冠坐堂皇罵賊求死賊繫之并其一妾二子挾以入舟桂圃得聞自沈於江妾與子皆至金陵長子啟勳時年十一二爲鄉人竊負以出逃至蘇州桂圃有弟金谿刺史需次於蘇因撫育之其妾爲賊幽於女館久之放出居鄉閒以縫紉自給幼子尙孩提力不能養有鄰村婦乞爲子不得已許之

密以鍼刺天賜二字於兒左肩泣而昇之天賜者兒乳名也及官軍收復金陵啟勳長矣至金陵訪其母得之迎以歸光緒四年啟勳預海運之役溺死天津金谿痛桂圃之無後也其妾因言天賜事乃致書江甯蔣鶴莊太守物色之得其母子召至署中解兒衣驗其左肩則天字二畫尙存賜字貝旁亦未泯滅乃謂村婦曰此黃氏子也判歸黃氏桂圃爲國捐軀固宜有後而其妾之智節則亦足多矣此事杜筱舫方伯爲余言之筱舫又言啟勳之溺也失其屍求之數日不得筱舫之弟筱珊太守時爲江蘇海運津局總辦命以紙作靈位備書

官職姓名置木盆中旁設羹飯匕箸具焉浮之天津橋口使人駕小舟從之初入水其盆向北逆流及小舟解維盆即順流下行約二里許至寶林庵前木盆忽自就岸則屍已出自水中面貌雖改衣裝宛然乃厚歛之並請於朝得優卹焉筱舫問弟何處得此法曰咸豐八年七月有直隸廣文忘其姓名奉檄押送南漕剝船舟中攜有一子以便旋失足入水欲覓其屍有土人傳此法云鬼神之事誠有不可解者此法屢試屢驗則亦奇矣惟啟勳歿於王事其遺魄自不應葬之魚腹或有神物護持亦未可知也

周鏡樓南匯縣人曾應童子試生一女而卒初無靈異數年之後其女長矣忽大病病中言其父實保護之故得不死自是目中遂能見鬼而鏡樓即附其女以與人言靈異大著自云在冥中簽押文書頗能作威福有謝心畬者娶於周氏與鏡樓兄弟也己卯秋病甚鏡樓之女往視之見鬼往來甚多問之竈神言無有女曰吾所親見安得云無於是竈神窮治之告女曰是於某月日賂門神而竊入者也其夜鏡樓至其家人環跪求之鏡樓詰問鬼鬼自言姓李名儒奎浙江人八世前爲王氏女潘氏婦心畬八世前爲某氏子與之私後有孕服

言
墮胎藥而死歲月雖遠怨毒未消累世尋求至今始遇
必索其命乃去鏡樓勸之再四且許延道士爲誦經鬼
不可鏡樓怒曰汝不知吾周鏡樓乎汝能出吾掌握中
歟鬼始聽命曰苟延道士誦經願誦大梵經若玉皇經
則在冥中爲最下田土不願得之也謝氏從其言病良
已鏡樓又言有願春船者戊子科舉人在冥中頗有勢
力已得爲冥吏乃其所薦也以是觀之冥間營營亦與
人世無異矣

右台仙館筆記卷八

曲園居士

年月日時干支俱同者六十年中惟甲戌歲有甲戌月
甲戌日甲戌時乙酉歲有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丙申
歲有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丁未歲有丁未月丁未日
丁未時戊午歲有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時己巳歲有己
巳月己巳日己巳時庚辰歲有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
辛卯歲有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時壬寅歲有壬寅月壬
寅日壬寅時癸亥歲有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時然甲戌
之歲必有甲戌月甲戌之日必有甲戌時而甲戌之月

不能必有甲戌日其餘皆然故遇此難也光緒六年三月十三日日加辰是爲庚辰歲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杭有楊翁者精於叢辰之學死後營葬有術者爲擇得此年此月此日此時取四庚辰也他術者以爲不可用議改用初六日癸酉其家以翁素精此術乃就其靈前拈鬮決之竟拈得四庚辰者遂用以葬友人丁松生與執紼焉還過俞樓爲余言此因爲記之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古有此說是冥冥之中固有簿書記載矣世間每遇水火刀兵諸劫輒有人夢見冥中繕寫冊籍疑亦理之所有也咸豐之初粵寇萌芽有海鹽

人查某者夢至一處見文書堆積如山數十人繕寫猶若不及楹閒懸一聯云弱柳瓊簫仙有劫落花銅鼓佛無靈意不可解而其語則頗可誦也

黃岡縣易氏女子化爲男余已載在第一卷矣有傭媪宋姓者言河南蘭儀縣鄉間某氏女子已許嫁矣某翁無子性好善其女病數日忽化爲男言於父母驗之信乃使人告之夫家其親家翁曰此翁爲善之報也吾有弱女願卽以嫁之親者無失爲親不亦善乎某翁大喜仍諧二姓之好後生子女而母故荏弱凡衣履縫紉之事父輒分任其勞蓋素習女紅雖爲男子猶未忘故技

也
牙牌之戲相傳起於宋宣和時其來久矣近世有牙牌
數一書借以占卜蓋亦古者棋卜樗蒲卜之類也兄子
履卿言光緒己卯歲江南鄉試無錫諸士子於榜前占
牙牌數其辭云大開圍場射鹿得麀顧盼自喜中必疊
雙是科無錫縣中式者二人一顧姓一章姓顧字明見
數中而射鹿得麀句暗影章字尤爲巧合也
任司馬江蘇人談者不言其名字需次浙中寓舍頗有
怪異一日失去洋錢三枚正相詰問忽空中語曰我所
假也三日當奉還越三日果得其二問尙有其一何在

曰此尙須遲一日耳越日果得之嗣後頗有假貨或償
或否而不見其形司馬偶坐聽事前忽見一人過其簷
下其形夭矯幾及丈餘疑蛇精也司馬有女公子刺繡
於樓晨起視之則於空處添繡一人面異而傳觀空中
語曰此我所爲卽我之像也汝曹欲識我貌觀此可矣
其面不辨爲男爲女惟上有兩角面色白角則黃色其
餘口鼻之類尙與人無大異至今此像尙在司馬家司
馬遷屋避之輒隨之至不知其究竟如何也
咸豐間江都符南樵孝廉主講松江之柘林書院與同
人爲扶箕之戲有女仙降壇自稱唐時人姓韓名碧霞

父誠爲蘇州刺史時江蘇尙陷於賊問何時賊平箕筆
作一詩有二句云掃開雲霧見青天正在遼東獻豕年
後賊平在癸亥歲符豕年之語又蘇州陸鳳石潤庠之
封翁九芝先生於咸豐閒扶箕問鳳石科名事箕筆書
七絕一首其末句云金階拜向捲簾時後鳳石以同治
甲戌大魁天下是歲 毅皇帝親政 皇太
后撤簾箕詩捲簾之句洵有先見古稱山鬼知一歲事
此殆不止一歲矣

崑山縣有地名茜墩咸豐四年夏有村童金姓者年十
五歲刺小舟放鴨湖中正寅緣葦閒俄油然作雲狂飈
怒吼白浪如山人與舟俱被風挾至空中俯視雲氣迷
濛下不見地自思設或墜下必糜爛矣忽來一老者衣
黃色衣鬚髮幡然手執麈尾指曰去去人船俱從空而
下墜於平地一無所傷距其家三里矣觀者環堵咸共
歎異牽其舟下水送還其家

蘇州開元寺前有大石獅二歲月既久頗著靈異盤門
以內地甚荒僻居人多以蔬圃爲業一夜三更後守圃
者見有物在圃中齧食蔬菜其形龐然不知何物亟返
呼眾共視則已杳矣嗣後連夕皆然乃糾眾伺之夜半
物果至突出噪逐物狂奔而去至寺前乃止迫視之石

獅也遂鑄大鐵釘釘之自此不復夜出
朱祥麟蘇州人素佻達好漁色偶飲於友人家而歸時
夜已深矣路無行人至護龍街見少婦獨行睨之美而
豔尾其後徐以言挑之婦微笑招以手大喜隨之行至
一處婦推門引朱入屋不甚大而陳設頗華遂同入房
中鏡奩脂盞無不精美牀上則綺帷羅幔繡被錦衾更
極富麗婦解衣裙置櫥上僅畱袒服皓質呈露促朱先
寢朱心蕩不能自持方欲登牀忽火光灼爍十數人擁
入手執燈籠皆有蘇州府城隍字俄頃之間所見人物
一時都杳其地則在范莊前石欄杆外近水處也駭極

癡立適有武弁行夜至此知爲鬼迷送之歸此等景象
必溺鬼幻爲之使非神燈一照是人必於溫柔鄉中失
足矣可不懼哉

山東登萊青道署有朱藤二本數百年物也其藤蜿蜒
縈繞所蔭可數畝許花時紫豔紛披掩映戶牖閒清香
襲人相傳其樹有神當風清月白往往見之民間有疾
病者得其一花一葉即可療治以是爭來禱祀香火不
絕署中有空屋數間花落輒掃置其中以供病者之求
凡新官入署必祭焉潘偉如中丞嘗爲是官循例致祭
并以酒一大甕澆其根土其夜兩花神皆見形一爲老

翁朱顏皓首長髯及腹一爲婦人署中人皆見之是年
花開尤盛
蘇州人姜少甫與其友石某至杭州天竺燒香瞻禮既
畢循途而歸至萬松嶺下石忽腹痛卽於道旁遺矢焉
忽有一鷹自空而下攫其帽以去急起奪之而鷹愈翔
愈遠高入雲際不可復見二人大駭踉蹌歸舟至暮而
石病作頭痛身熱頗不可堪夜半忽夢入一城問城中
人此爲何地或告之曰紹興嵒縣也俄至一廟中有碑
甚高刻申莊二大字而日閒所失之帽儼然在碑上大
喜引手欲取之旁一僧止之曰不能不能且待四年後

來取遂寤次日病殊未減姜與余門下士王夢薇有舊
以夢薇能醫令石力疾就診因自述其夢夢薇診其脈
但感受風寒耳初無他也授之以方恩恩辭去云卽日
還蘇不知究竟如何余謂此人之病自因風寒當腹痛
時已伏病根鷹之攫帽會逢其適既有是事因有是夢
夢由心造與病初無涉也

蘇州陸墓村人某甲當兵亂時於途閒得人家所棄子
畜之爲子比長爲取妻甲夫婦初不知子之父母爲誰
其子并不知別有父母也光緒六年甲婦病篤死而復
蘇呼其子語之曰我在冥中見爾母乞還其子我已許

之矣汝母某氏汝父則尙在人閒姓某名某住蘇州城中某處汝宜攜爾婦歸無使我失信於爾母也言已遂卒其子以爲亂命不之信次日有蘇州人至其姓名與甲婦所言同索還其子甲問事越二十年何忽見索其人曰夜間亡婦見夢言曩所失子在君家今向君家婦乞還承其見許故來此願與子俱歸也甲問其家住何所則亦符合乃謂其子曰此真爾父矣吾幸已有子汝攜婦以歸可也其子始泣謝而去

杭州西湖瑪瑙寺故址前有大石一方俯臨湖濤名停鷹石有某寺僧擬刻金剛經於上乃就石旁編木爲棚

招集工匠於其中將於次日奏刀焉忽有一人衣黑色衣青色半臂至棚中與工匠閒話問爾曹來此奚爲告以故其人曰俟刻石時宜先告我苟不我告必貽後悔眾工因詢其所居曰卽在石旁不遠耳及次日將事鑿刻工匠徧覓其人不得偶言於松木場茶寮中有聞者曰石旁固無居人得無龜精乎駭而問之曰此石下舊有龜精人往往有見之者其大如五石瓠不爲人害今刻經於其上則彼爲所鎮壓不得出入自由宜彼之意有所不欲也西湖南北兩山爲石多矣可刻之石亦必不少奚必此盍與僧再議之眾疑信參半是日因循未

刻越宿而眾工或病於目或病於臂乃覺其有異言於
僧改刻他處
某甲農人也嘗以爭田致人於死後卽於所爭之田獲
稻忽雷雨驟至甲呼其子偕歸其子尚幼隨之行見空
中人馬喧闐無慮數十人或手秉炬火或負一物若魚
網者既近有青衣者二人奪其父所獲稻去又數人以
網蒙其父頭炬火卽從之下擊辟歷一聲其子驚仆起
視則其父死矣曩所見諸人皆化爲雲氣騰空而去
桐鄉周鐵厓士綱少補博士弟子員屢試秋闈不售一
日自佗處歸夜泊舟村落閒望見臨水一家有樓翼然

樓窗外有碧火如環旋轉不定異而呼舟人訊之舟人
見而駭曰縊鬼求代多作此狀吾屢見之矣此家必有
將縊死者慎勿聲鬼爲人所覺且移禍於人周奮然曰
見人死而不救非夫也登岸叩門大呼其家出問告以
故大驚蓋姑婦方勃蹊婦泣登樓姑猶嗷嗷未已也
聞周言亟共登樓排闥而入婦手持帶立牀前神已凝
矣呼之踰時始覺舉家共勸慰之乃已周次日抵家夢
一老人謂之曰子勇於爲善宜食其報周曰此何足爲
善必欲食報者他不敢望敢問我於科名何如老人笑
而示以掌掌中有何可成三字寤而歎曰科名無望矣

其明年竟登賢書是科主試者爲何公始悟夢語之巧合也

同治乙丑年浙江補行鄉試是年夏嵯縣有人夢至一廟廟中有神南面坐其旁胥吏甚夥各負一牌呈神坐前神執筆於牌上點之乃各負之出夢者隨而問曰此何牌也負牌者曰牌上姓名皆今年鄉試中式人也夢者見一牌上大書裘治成三字其旁尙有小字數行問此小字何也曰皆其所行陰德也寤而訪之則邑中諸生果有裘治成其人者往告以夢裘笑曰吾不應試十餘年矣精力衰積學問荒落自分此生永謝場屋恐

不能踐君幻夢也夢者偏告裘之姻族咸縱臾之乃赴試竟舉於鄉或問裘有何陰德裘曰無之固問乃曰前年族人有一婢將置之死吾力救而免之且爲擇壻而嫁焉此或一事乎餘事則非所知矣蓋無心之善作者猶不自覺而鬼神則已紀錄之也

會稽王洲舟濟泰工爲制舉文而困於場屋性好施予一日有里人以硯來求易錢一千視其硯凡石也卻之其人顏色慘沮問其故則其婦方產勢甚危殆欲以此硯易錢招白洋媪婆白洋媪婆者越中乳醫之最良者也遂畱其硯而予之錢久之念此婦未知已產未使問

之其家則婦死矣無以斂其姑亦老且病號咷欲自盡王惻然急取敝衣數襲洋錢十枚親送與之至咸豐乙卯歲元旦之夕夢一婦人向之叩首曰妾卽往歲以產而亡者也手以一黃紙條示之有朱書曰臣十七寤而不解所謂是歲應秋試入闈中所坐號適爲臣字十七及題目出文思泉湧榜發中式

山陰倪某幼時曾一赴童子試不售輒棄去善治生家固殷賑人極長厚鄉里稱善人也同治癸酉歲年五十餘矣其鄰有張君者故粵東一縣丞以病免歸自言判冥中事倪亦未之信是歲之春勸倪赴鄉試倪笑謝之

張言之不已一日密謂之曰君忘十五年前事邪完人名節上帝所重君得科名職此之故其必往毋自誤也倪憶十五年前有親串家一少婦夫亡守節其兄公以莫須有之事污衊之謀出之而奪其財事垂成矣爲力白之乃已此事張所不知也始心動然久拋舉業懼不中程式乃先作文十餘篇并乞名手點定及入場四書題三道皆在其中錄之而出榜發中式乃歎曰張君果判冥事不吾欺也

樂平汪宗伯守和幼時讀書家塾私與儕輩鬪蟋蟀角勝負宗伯公所蓄者巨喙而黑質每鬪必勝公寶愛之

夜閉之籠中而置諸庭使吸清露及旦取視則死矣兩股斷焉懊恨殊甚跡其所在得一股於石罅羣蟻曳之將入於穴始知爲蟻所殺也公怒思有以報之乃至市廛買爆竹剝取其火藥以羶物引蟻出穴布火藥於地而火之羣蟻數千同時而斃爲之撫掌稱快旣而悔焉曰嘻亦太甚矣遂不復畜蟋蟀及嘉慶庚午歲公以少詹事授奉天守丞兼學政與盛京將軍薩公善一日有布衣客詣將軍轅門求見薩公見之長揖就坐古貌儼然自言以生人爲冥吏數至冥中決獄今爲汪學使一案而來此案懸四十餘年讎家屢訟不休今宜了結以

汪固端人且其先世積累頗厚自當右之知公與汪善明日請往省視如汪有疾屬其家人勿相驚擾亦勿投藥餌但謹守之三日自愈也薩公異其言明日親詣汪所則汪得暴疾死一署惶然薩公如客言使靜守以待其蘇公果病三日而愈自言得病之時昏然不知人事覺有人導之入一公廨堂上有長官服古衣冠南面坐面黧黑無髭左右侍者甚眾長官問公曰有多人訟爾知之否公告不知長官命吏檢簿籍示之備載幼年殺蟻事公謝曰事誠有之今悔無及長官命傳諸訟者則焦頭爛額者無慮數千人環呼索命長官婉言諭之曰

蟻與蟋蟀皆蟲也爾等不合噉食其所畜蟋蟀童子無知苟圖洩憤罔識輕重遂成此獄今既已降其科名減其祿算使其一生常有美中不足之處亦足以示罰矣眾譁然曰我輩止傷蟋蟀一命彼戕我族類萬餘豈此薄罰所能了邪言已大噪其勢洶洶殆將用武長官大怒曰汪某已膺冥罰足以蔽辜爾等么麼微物貪慕腥羶汚生人之廚竈侵死者之墓隧罪不勝誅若再誼譁當科罪如律眾始懼而退長官謂公曰此案已結宜益爲善以贖前愆公乃蘇明日卽往謝將軍甫入而前日之客出遇於門不交一言薩公迎慰之曰昨日對簿甚

勞公驚問何以知之以客言告公亦縷述前事且曰頃所遇之客卽冥中決獄者也對之猶慄慄若非祖德所庇恐無生還之望矣乃悟客非常人也公以乾隆壬子年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後抑置十八名及嘉慶丙辰歲廷對後讀卷者以前十本進呈公哀然居首仁廟更定爲一甲第二名其後官至尙書以資格將晉協揆竟不果道光十六年薨於位宣廟悼惜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故事尙書歿於官得予謚禮臣以請會畿輔旱宵旰憂勤此奏久留中卒不得謚殆卽所謂降科名減祿算美中不足者歟公以

一代名臣以戕羣蟻致罹冥譴物命至重可不慎歟
道光閒有某觀察者性廉靜公事之暇輒至齋中讀書
一童子侍丙夜始就內寢日以爲常會屆中秋節制府
某公素貪黷餽獻不滿意輒中傷之觀察不得已枉法
得白金五百兩置書篋中將以備書函并字之需時秋
高夜靜月色皎潔方執卷吟唔忽飄風入戶爲之慄然
突見一女子戴黑紗幘頭衣粉紅綃衣近案而立正驚
顧聞其後又立一丈夫赤髮深目鬚如蝟毛直前謂觀
察曰公所得金盃以爲長者壽觀察未之應而女子袖
中出白丸摩弄之光灼爍如一匹練觀察懼發篋出金

陳案上女子盡納之袖丈夫又謂觀察曰以公平時固
廉吏故不相害然此不義物非公所宜有謹將去成公
之廉言已與女子俱出倏忽不見殆古劍俠之流歟觀
察祕其事旋移疾歸旣歸里始與所親者言之

江西南昌府照牆後有老屋數間故礮局也咸豐三年
粵賊圍城營於沙井其地有文孝廟爲賊所踞廟牆堅
厚城中發礮擊之不能破有人夜過照牆後見黑面人
數十輩從礮局出言願助官軍殺賊次日訪之則無人
焉知爲礮神言於官掘地得大小礮甚多重三千斤者
十三尊重四千斤者一尊昇至章江門礮臺向文孝廟

擊之牆壁皆毀斃賊無算遂解南昌之圍南昌人謂之神礮

長江水師提督黃公翼升迎養其太夫人於金陵太夫人偶得疾夢神人告曰我因寇亂身陷獅子街井中如能救拔必有以報疾不足憂也太夫人覺言所夢公命人浚井果得一石像詢之士人曰從前江甯城中本有石將軍廟燬於賊失其像今所得者卽是也公因爲立廟井旁頗著靈異至今香火不絕惟石將軍不知何人相傳爲東晉人司馬流按晉書蘇峻傳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

馬流其他無所表見千百年後尙能廟食人間亦可異也

同治八年四月江甯城糯米巷民宅中一井晨汲得油數瓶油盡始得水明且復汲亦然如是數日城內外悉聞知觀者填門其家厭之白縣令封閉其井長洲朱君孔彰時寓安品街距其地不數十步使人汲井驗之果如菜子油入燈盞可然

溧陽崔雲貧甚無以爲家寄居僧寺讀書至丙夜忽聞寺後山上有車馬聲啟後戶視之無所見俄而聲益近有人叩戶曰小吳王至崔延之入知其非人也不敢發

問客曰君毋怖我廣西人亦讀書籍諸生爲賊劫至江南後入官軍中從張將軍戰死於此間君讀書竊所愛慕山中無佳侶冀聆雅音聊慰幽寂又曰上帝命我主此山封我爲小吳王我亦不復更念人間世惟有一女年十五矣小名阿鸞今流落在廣東香港君可至彼訪之如不嫌鄙陋卽以備箕帚可也言已別去崔怪之欲從其言往訪女然以道遠資糧屢碎不易辦故未果也居無何小吳王又至語崔曰君其無意乎崔以情告曰君患無資何不早告此山之南有窖金可發也卽指示其處崔發之得白金五千兩乃如廣東訪阿鸞於香

港果遇之青樓中年未破瓜猶處子也風姿娟秀粗通文翰惟自幼流離不自知其家世崔以三千金贖之歸遂爲夫婦此事余聞之朱君孔彰朱聞之於曾蓉舫曾亦溧陽人與崔相識也

黟縣北郊有王某者以工爲訟牒遂致殷富營造新宅頗極華美一日有數客造其鄰比問王某所居鄰人指新宅告之遂入然莫見其出也越數日新宅中忽火起眾奔救乃熄自是火發無時旋起旋滅家中什物每提擲空中悉皆破壞煮飯於釜飯熟輒雜以泥沙甚至糞函溺器狼籍衾枕閒月餘不勝其擾王某自作牒將訟

諸城隍神若有人厲聲曰汝伎倆能欺人開官府耳能欺明神歟崇益甚王大懼伏地自投且言知罪願許悔過又厲聲曰速遷去免爾死遂舉家遠避空閉其宅沈嶽良宜興人有膂力而居心險惡當粵賊之據常州也受賊僞職從之抗拒王師每掠得婦女必裸而淫之禪國山東南有石洞極深邃婦女避亂者數百人入焉沈積薪焚其洞皆斃之又殺周王廟僧數十人而投神像於廁中賊平逃出竟無恙一日忽病狂家人扶置牀上旋躍起以手相搏曰眾婦人來索命又作婦人聲曰彼有力吾曹不能勝宜招和尚來又大呼曰和尚來

矣自是日夜呼晷不絕聲數日家人守者稍倦竟奔出不知所之半月後有人言周王廟廁中溺死一人家人往視果沈也徧身青黑七竅流血臭穢不可嚮邇嗚呼其受報亦酷矣

撫州胡瓊常至城外訪其親串所過之地荒僻無居人忽見一女子立水次亦未之異也女子顧胡而言曰子衣上如何有血污痕可解衣爲子澣之胡自視良然遂解外衣女子曰中衣亦污又解之如是者三而血痕猶在回顧女子嫣然微笑以手招之胡悟女子非人也抱衣卻走女子躡其後胡急奔望見前有巨人二不知其

爲人爲鬼亦不違顧直造其處則二巨人者已不見止
有一土地廟比至廟門則女子亦不見矣胡無邪心故
不爲女鬼所惑不然殆哉

山陰某甲父子皆嗜食犬犬之斃其手者不知凡幾矣
壬申之秋其子觀劇北城日晡而歸有卑腳花犬隨之
行甚馴擾試呼之卽弭耳從歸甫入門忽跳踉大嗥遽
嚙其股其父聞聲出又嚙之傷於足犬卽走出不知所
往父子中大毒至深號呼一晝夜而死

閔斗陽司馬世魁歸安晟舍鎮人官雲南府通判升同
知一生正直不苟居官亦多善政年老乞歸其卒之前

一日有里人死而復蘇告其家人曰陰間路黑不能行
有人語我曰明日閔公赴雲南府城隍任輿從不少必
有燈火前導可隨之往沿途有供張并可得酒食次日
公無疾而終里人亦死死後見夢於其母曰今日從閔
公俱行不愁昏黑且幸爲公錄用不落寞也此事余聞
之閔君小圃卽其族也凡人之聰明正直者歿則爲神
理固可信先兄壬甫卒於福甯知府任福甯有楊明經
廷瑞者一鄉推長者先兄旣捐館舍而楊君亦病謂家
人曰吾不起矣吾夢見青衣者持官符至言施侯遷擢
去以俞公代之辟吾爲幕僚期以某日去吾其能久乎

趨治後事果如期而卒施侯者故靖海侯晉江施襄壯
公相傳歿後爲海神者也於是郡人藉藉稱俞公代施
侯爲海神云兄子祖綏曾具先兄事略求余爲傳誌其
言曰明道行狀以伊川而傳文忠碑銘待穎濱而作宏
文鉅筆雖親弗嫌余兄弟似皆不足當此語然吾兄居
官立身具有本末固宜撰次以示後昆而余衰病侵尋
未能握管偶因閱公事附載先兄軼事如此

閔君希濂字一瀛與余甲辰歲同舉於鄉者也嘗於夏
日在書齋疲欲假寐曹騰中若有人持名刺來請者從
之至一處宮殿巍峩兵衛森列登其階見堂上有古衣

冠者二人本朝衣冠者亦二人皆南面坐其兩旁列
坐者十數人惟末坐虛焉持刺者引閔登堂三揖坐者
皆爲之起卽引之至末坐曰此君坐位也少頃有吏持
文書并以筆墨來分授兩旁坐者而閔亦得一卷其卷
首書吏部天官增減司閔八字卷尾亦如之吏請於卷
首閔字下書一奉字卷尾閔字下書一行字而中間文
字不使展開書已吏持去坐者皆散前持刺者又引閔
至一處有屋三楹額曰增減司告閔曰此君之署也送
之出門而醒自是頻夢至其地事畢卽醒閔從不與人
言惟所親者得聞之暨咸豐之末江南大亂鎮江府城

陷於賊閔時寓滬上一日夢有偉丈夫來見與之謀克復鎮江閔曰書生不諳軍旅何能爲其人曰行軍貴謀不貴勇君其無辭旋有諸將戎裝而來請命從何門入閔夢中率爾曰從東門入皆曰諾俄而身履戎行舉旗斬將大捷而還則身固臥逆旅中也覺勞頓殊甚靜臥三四日乃起果聞官軍收復鎮江矣自是不復夢至增減司治事閔後爲石門教諭壽終於官亦無他異其弟吳沙陽歸安諸生也嘗客山東其子年十九矣在家讀書吳一夕忽夢其子乘馬來遇諸塗責其子何不下馬不應追及之欲與語其子回顧舉鞭欲鞭之旁有一白

鬚老人呵止之曰此人於汝有十九年養育之恩不可不可吳遂寤月餘得家書則其子卽於是日死矣羅某業屠一日將殺豕作人言曰我應於明日死何早也乃不殺次日又將殺之豕又言曰我應重至九十斤而死今止八十七斤何早也羅懼售其豕於人改業不復屠柯某亦業屠一日執豕於牢聞兩豕相對作人語其一曰今日爾去投生矣我明日亦不免一刀之苦當隨爾去宜稍待我其一曰諾柯聞之亦遂改業焉又有鄭某亦業屠其徒鄭三臥於樓上夜半忽下樓自將左手置礎上以右手舉刀斷之血流滿身大呼倒地咸

驚起俟其蘇而問之言見有人來買豚蹄我割而予之不知自斷其手也言畢而死此三事皆閔君小圃言之三屠皆湖州鄉閒人也

金華府城外有某氏婦者嫠也同治壬申年正月望日村中演戲盡室往觀婦獨不去至二更後其夫弟先歸呼婦不應從窗隙窺之見室中昏黑惟婦牀前有綠焰一綫如將燼之燈懼其不戒於火破扉入以燭燭之則見婦獨坐椅上自刎以上皆焦黑如炭惟口輔不焦其臭不可嚮邇大駭莫知火所從起足下一火鑪已冷矣且鞋襪不熱則非由鑪中起也此與第五卷所載咸甯

毛氏婢事同不可解

仁和典史福建林公汝霖字小巖於庚申歲杭城初陷時衣冠坐堂皇罵賊并其家屬同死賊平後當事者爲聞於 朝褒其遺骸葬於孤山且立祠焉今所謂林公祠是也公有二子曰慶生曰涇生僉謂同死於賊矣至光緒己卯歲有楚人羅君來游於浙徧覽湖山之勝至林公祠讀壁閒所刻碑記知其實事肅然起敬畱數月仍還楚雇一小舟舟人甚謹愿問其姓名曰姓李名涇生湘鄉人也問家有何人曰有老父問母死幾年矣曰小人無母異而詢其詳曰我本福建林氏子祖官涇縣

我生於涇故名涇生年八歲隨父官浙城陷爲賊掠至金陵有李翁者憐而撫我卽今老父也後隨之亡歸因姓其姓以操舟爲業李翁無妻故我無母也羅歎曰然則爾爲林公子矣羅有季父官浙中卽馳書告之其季父言於唐藝農觀察觀察言於譚文卿中丞中丞卽移咨湖南由湘鄉令資送來浙於光緒六年四月十二日至杭州成服而哭於墓中丞卽以其事入告俾承襲雲騎尉世職焉林公忠正固宜有後若羅君者亦可謂有心人矣

杭州孫氏女年十五嫁同城高在端甫五月而粵賊陷

城夫婦偕遁中途遇賊婦逸而在端陷焉賊平後偵知在端已死婦賃屋獨居抱他人子爲子時其母亦孑然無依乃迎之來同居一室婦上事其母下撫其子惟倚鍼黹爲活篝火夜作達旦不休而性倜儻遇人則談笑自如詼諧閒作母疑其志可奪陰遣其中表某甲爲媒勸改嫁婦不可因此浸失母意恒以細事譙訶之婦自夫死悲傷成疾又日夜操作兼爲其母所黜如是十餘年病轉劇念子已長大可自立己病如此生亦何味乃乘夜投繯焉是時其母已寢忽若有大聲呼之起者急與其子及同居之徐叟偕入婦室則婦已懸於梁有一

衣繭紬袍之老者以手藉其足三人者入老者始不見
乃解其懸幸不死自言初縊時見有老者力止之曰汝
子不惡汝再苦守十年必有佳境神明不負汝苦節也
此老者疑爲社公矣

江浙閒凡學手藝者必三年而成成後役於其師者三
年不取直故俗語謂之學三年幫三年六年之後任其
所往若師欲畱之則必予值矣杭州艮山門外有櫻繡
店其徒陸阿毛者六年滿矣師語之曰吾有女年十五
與汝年相若也汝再幫吾三年吾以女妻汝陸欣然從
之又三年益勤而其師因家計稍豐擬嫁其女於賈人

子爽前約陸請踐言不許請予值計三年之值須錢數
萬師又吝不與陸屢以爲言師怒毆辱之陸憤甚縊而
死陸本無家故無與師爲難者鄰比之人始雖不平師
許厚葬之亦無他言而每夜聞鬼哭聲達旦始休又陸
之死也口鼻流血於地其地至夜輒生碧燄熒熒如火
高尺許用水洗滌竟不能去師令其女祭之且祝曰嫁
後若生子必以爲君後自此遂安靜無他
光緒丙子夏義烏鄉間有某氏兒甫十餘齡夜宿樓上
其父自外納涼歸上樓欲臥不見其子呼之不應家人
聞聲畢集鄰比亦麤至秉炬窮搜查無蹤跡方驚疑間

忽見其子癡立階前問所之不答良久乃言曰有一白髮翁到樓上與兒草屨一雙著之招兒同去曰隨我去與汝果子喫兒曰吾家棗實方熟食之不盡豈貪汝果子哉翁促之急兒啼不肯去翁以手捫兒口負兒從窗牖出騰空而去行一里許兒聞家人尋呼聲曰速放我歸吾家人來矣翁乃脫所著草屨仍負兒歸自牆外遙擲之若投物然竟不知翁爲何怪也

咸豐閒金華之澤塘有操舟者名興談者失其姓嘗在新安江中有五六月人賃其舟比登岸出一銅椎準賃舟之值視其椎刻龍九條雕鏤精工其人曰此九龍椎也

吾祖爲某省軍門時所得珍藏數世矣興受而藏之及還家舍舟陸行路遇一婦問興何往曰將之澤塘婦請偕行至一小橋上婦袖中出酒一壺糴二枚與興曰君且食之妾去卽來興食飲已而婦不至乃攜壺前行有少婦縊於林間急解救之問所苦則其家因失酒糴疑婦竊食婦忿而求死也興以壺示其家且述所遇始悟爲縊鬼所弄也興又前行半里許遇所遇婦人怒而言曰汝壞我事今不汝貸卽見怪狀吐舌長尺許興解囊出椎擊之有光如電鬼卽不見乃知此椎固神物也後舟行至七里瀧值大風舟幾覆興意椎旣靈異必能禦

風以繩繫椎投水中火光迸出繩絕椎沈不復可出而
風波果定
義烏人陳坡字東屏官甯遠令時徭民爲亂前任楊林
棄城走陳至始平之先是民間毀一文昌閣發地得石
有文曰龍尾蛇首犬逐人走三木齊折一土獨守至是
乃驗三木謂楊林一土謂坡也又陳在官時夢遊一處
額曰蒲團寺壁閒有詩曰破壁積垣跡已荒人間幾度
感滄桑不如小小蒲團寺萬古鐘聲到夕陽後陳還里
咸豐辛酉賊陷義烏陳避至城外觀音堂一見愕然曰
此卽夢中所歷之蒲團寺也明日賊至遇害

湖州人朱新甫於咸豐庚申歲避兵吳江縣之莘塔鎮
偶坐茶肆覓有一人扶老攜幼叩頭於五十餘歲一老
翁前且哭且言情狀甚迫而老翁夷然不顧朱怪而問
之曰吾與此翁皆鹽城人也吾去歲挈眷屬操小舟來
此賣鱸魚爲賊所劫一家七口幸而不死乞食爲活今
遇此翁適將北反求附其舟此翁不許行將作他鄉餓
孛是以悲耳翁曰附舟可也然自此至家鄉千餘里爾
一家七口途中食用須錢七八千吾亦小經紀人豈能
任歟朱惻然憫之卽探囊取洋錢六枚付此人乃謝而
去茶肆中有人笑曰君受其欺矣此七人者與老翁皆

一黨也朱猶未信一夕有事於河干見數小舟泊焉蓬窗之下酒肴羅列窺之卽向之哭而求者而老翁亦在焉正共飲噉談笑甚樂朱始知肆中人之言不謬初甚怒之繼而笑曰彼自懲言我則不失爲義舉庸何傷乎越五月寇大至居民逃避臨河無舟楫死者甚眾朱與妻孥正傍徨水次忽見一小舟其操舟者卽前所遇鹽城人也呼之卽至載與俱免復厚酬之

紹興人周某當粵賊之亂爲賊劫至湖州賊魁甚悍一日有狗遺矢於地賊魁怒盡殺其所畜狗最後一黑狗哀號若求免者周頗與賊魁善力請弗殺從之周以此狗寄養他所居數月周從賊中跳出狗隨之行至德清宿枯廟中及夕狗忽登其榻周驚起則聞戶外有人切切耳語蓋知其自賊中來欲害之而取其所有也周奪門出數人露刃追之狗狂噬周得免後繞道歸紹興大風覆舟周溺於水狗亦入水銜其衣曳之至岸乃得不死光緒元年有人見周於杭州城隍山狗亦尙在吳江黎里鎮多尼庵登徒子游其中猶青樓也有農家婦素與青蓮庵中一尼相識豔其所爲常寄宿庵中尼卽誘與惡少淫其夫屢以舟來迎婦歸尼厭之與婦謀殺其夫婦始諾之繼而悔焉一日薄暮夫又以舟來尼

與所私者僞言欲至某處使其夫載以往并招婦偕焉
行數里天已暝煙水渺茫杳無人跡尼與所私者用力
推其夫於河婦駭甚欲援以手禁勿許婦大號尼曰若
爲人間知爾當膺極刑我則無恐王法不殺僧尼也婦
信之乃忍不哭仍從尼歸居數日其夫弟來探其兄尼
與婦均言未嘗來此其夫弟徧訪無知者會歲將暮婦
亦歸家私具酒食祭其夫且祝曰死而有知勿我怨爲
夫弟窺見排闥入窮究其故婦堅不承乃執婦并尼控
於官官嚴鞫之始吐實而苦不得其屍時光緒三年正
月十七日也天忽大雷雨屍浮起距其死已五十餘日

而面如生尼所私者久亡去官命役捕之不獲役禱於
屍其夜死者見夢於役曰其人在江甯水西門外某姓
飯店如其言果得之皆論如律
平望鎮人王阿毛好食蛙製一鐵鍼長二尺許每捕得
一蛙則以鍼穿其頸鍼滿始荷之而歸以充饌焉如是
者數十年矣一日至其親串家親串止之宿是夜有遠
處失火阿毛登屋望之其家臨河而居懼盜賊從水次
攀援登屋故於簷端列鐵條數十皆銳其末如鋒刃然
阿毛失足而墜鐵條適貫其頸呼號甚慘救之者無法
可施乃豎長梯於水中眾人緣梯而上始將阿毛解下

而氣已絕矣其死狀宛然如蛙也
盛凝之蘇州人少孤貧而性甚慧十四歲時十三經已
卒業其季父命之學賈於錢店中一日其主使持金赴
某所道出隘巷見一小家數人聚哭甚哀問其故鄰人
曰是家某人死三日矣遺兒女三四貧不能斂故聚哭
耳盛問所需若干曰非銀二十兩不可辦盛所持適有
此數悉以與之遂不敢歸店至素所熟識之僧寺宿焉
店主待久不至問之其家不得乃與季父偵探三日而
始遇之僧寺詰之以告徵之死者之家而信季父痛毆
之寺僧勸曰事雖非而其心術可取也季父乃舍之去

盛既失業遂留居寺中仍讀書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員
始歸其家至咸豐庚申歲盛年已四十餘爲賊劫至揚
州踰年而逸流寓儀徵一破廟賣卜自活旋病死廟僧
謀藁葬之野忽有守備洪君至廟問知其姓氏里居曰
此吾同鄉也少頃請其母偕來母曰昔年爲汝父營葬
者與此人姓名正同未知果是否乃以銀三十兩治其
喪寄棺廟中屬僧善視之及亂平洪已官參將親至蘇
州訪盛氏問盛凝之無恙否其家曰亂時爲賊劫去今
不知存亡洪又細問其年貌乃哭曰若然則恩人死矣
蓋曩時隘巷中死者卽洪父也洪年十七投江甯督標

言八
爲兵積功至參將其母當日卽詢知盛之姓名居處時
時爲子言之命其圖報前真州廟中所殯者猶冀非是
今知果然乃挈盛妻子至儀徵以其柩歸葬且厚卹其
家
有友人言二事一則前世之夫今世爲女子一則前世
之妻今世爲男子二事絕奇可紀也云有錢某者吳人
也妻卒將斂矣忽蹶然而蘇張目視其夫曰汝何人歟
夫疑爲譫語婦卽起坐周視其室曰此何地歟已而引
鏡自照大哭曰吾其爲女子乎乃告其夫曰吾閩人王
某也因病而死至冥中冥王謂吾陽壽未終命二鬼送

之回途遇大風二鬼爲風吹去不知所之我亦覺身輕
如葉隨風飄墮至此乃化爲女子乎吾本男子讀書識
字家亦小康妻孕未產今當奈何言已復大哭其夫勸
慰百端不應始而不食繼覺饑餓乃稍進飲食夫欲與
同寢輒拒不納如是數月有爲其夫計者曰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彼旣因饑餓而強進飲食然則豈無慾念歟
當以男女之欲誘之夫乃覓得一說平話者日日爲演
說淫褻之事婦始樂聽之數日後忽曰吾婦人也奈何
爲我說此靡使出是夜夫就之不復拒矣遂爲夫婦如
常人歲餘情好甚篤乃哀其夫曰吾家在閩杳無消息

妻產亦不知男女君其偕我往探之夫不忍拂其意偕
赴崗至其家言之其家初不信婦乃歷敘前生事一一
有據且與其妻言當日房幃祕事人所不能知者妻乃
大哭已又破涕而笑其前世之妻遺腹已生男子矣留
數月始返越一歲婦受孕生一女乃卽以前生之子爲
婿兩家成親串焉又有鄒某者浙西老儒也妻死已久
遺二子一女二子未娶女則已嫁矣老儒以謀徒爲生
家徒壁立衣食不充忽一日有一少年至裘馬甚都指
老儒而問曰君其鄒某歟今年若干歲有女一人子二
人乎老儒怪問君何知我少年曰吾前生乃君妻也死

後又生山西某姓家某姓固鉅富吾擁貲數百萬念君
寒餓恆思周濟以父母在未敢遠遊今父母以天年終
故來相訪耳乃歷敘前生事亦一一有據相偕入室手
自檢點平生故物歛歛欲絕已而二子至皆能呼其小
名謂其夫曰吾攜萬金至此二子可各與四千以一千
與女而以一千爲君娛老無事更作村學究矣女聞其
事自夫家歸見是少年男子羞澀不前少年呼其乳名
曰阿巧不識我歟執其手而泣居數日請老儒偕至前
生埋骨處蓬顆敝家在荒榛蔓草中又歛歛久之買地
改葬且爲老儒營生壙焉流連數月乃始辭去老儒命

長男送之歸自此往來亦如親串云
淮安鄉間來一瞽者推人年命如神有李氏子就之推算瞽決其一生足衣食無刑禍有子女各六然當有兩妻李笑曰吾農家子不饑足矣焉有兩妻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又有陳叟延之至家悉以其家人年命使推算之一一不爽至其女則曰偏房命也陳叟怒曰老朽薄有田產何至以女爲人妾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卽不作妾亦非正妻已而李氏子娶於趙甫六月生子鄉里姍笑之李之父懼爲門戶羞歸之於母家趙女固貞淑母家知其無他然六月生子無以自明請反不可乃畱

之仍撫養其子而李氏子所續娶卽陳叟女也甫六月亦生一子於是趙女之父母兄弟咸譁於李氏之門曰爾謂吾女不貞故六月而生子今陳女亦六月生子何也畱則俱畱逐則俱逐一畱一逐行且興訟李父子無以爲計其宗族姻親咸謂其父曰若子兩娶皆六月而生子趙陳兩姓清白舊家兩女亦皆端好必無他故是無可疑者也宜迎趙女以歸使與陳女以姊妹稱而陳女顧長趙女一歲趙猶忿爭乃議不以長幼爲次而以先後爲次姊趙而妹陳事乃定兩女皆婉婉頗相安俄各受孕逾期不育至十二月始生則皆女也嗣後男女

相聞而生男皆六月生女皆十二月羣疑盡釋兩女
 各生三男三女李氏子果有兩妻子女各六陳叟之女
 竟為偏房瞽者之言悉驗

無所錄查此宜並錄文以記其與刺文以記其與刺
 公千餘兩兩抄書白書宋兩文亦皆誠誠必無虛言
 以錄其宗親戚雖知其父曰昔年兩妻皆六月而
 出謂其兩妻似有一問一答且其與李父千餘
 兩語言文亦真為六月而生千余刺文亦六月而生
 亦生三子外量錄文之文世其宗親雖知其父曰昔
 年兩妻皆六月而生千余刺文亦六月而生

